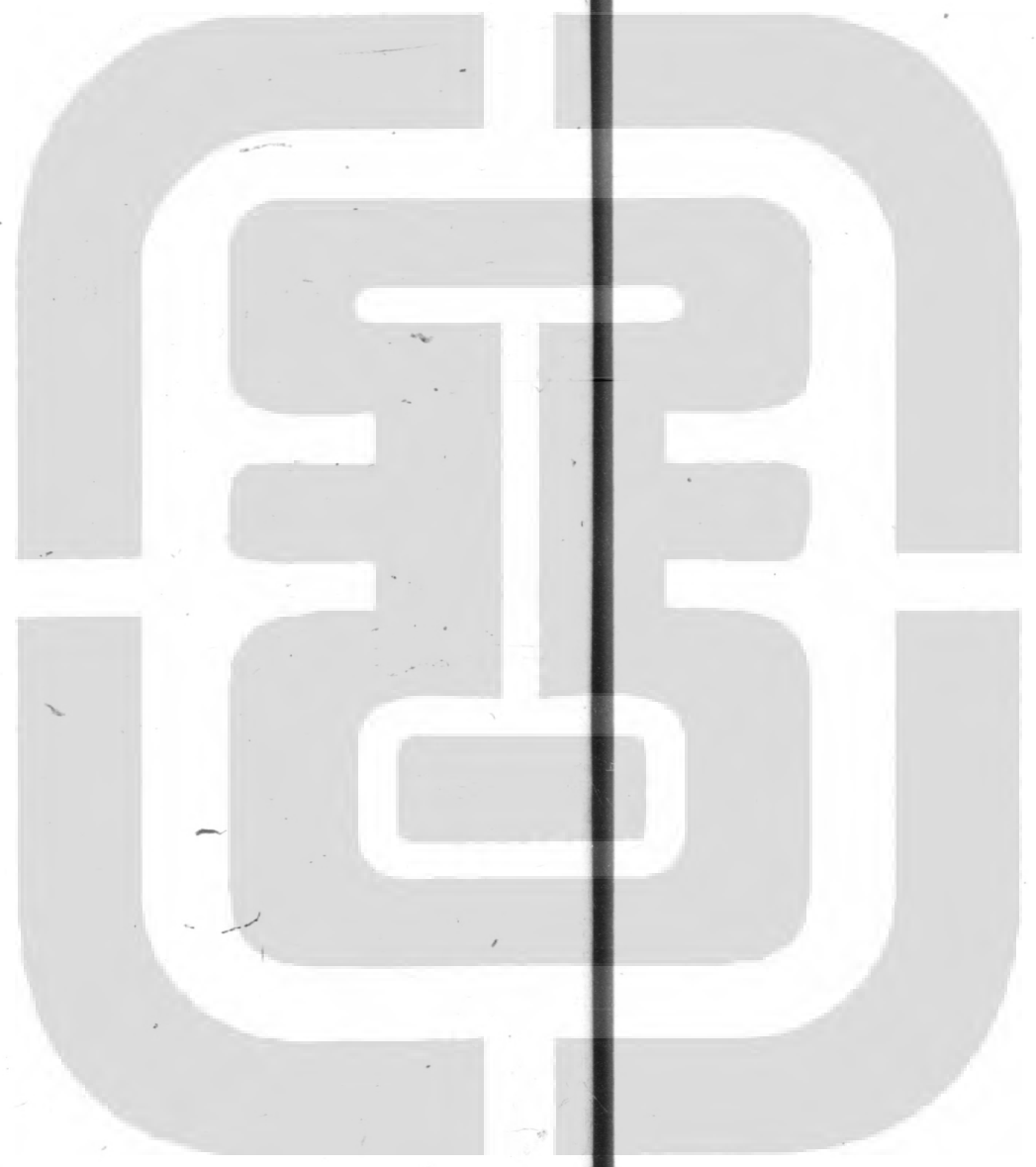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PI上半页缺



大明令 武臣大誥 嘉靖十年邑令周冕重置

藝文志

典籍

人有言散佚間所知典籍無難再購豈云六藝之
芳潤群言之靈液頓鮮乎囿闢墳素不翅蒼璣之
在握耳志典籍



四書大全 易經大全 書經大全 詩經大全

春秋大全 禮記大全 性理大全 諸司職掌

為善陰隲 孝順事實 五倫書 勸善書 永樂

十年頒 通鑑綱目 大學衍義補 大明律直引

大明令 武臣大誥 嘉靖十年邑令周冕重置

藝文志

藝文

蒼麗藻之彬彬芳風欣其流潤古詩絕唱高蹤矣
搜其炳若縉繡悽若繁絃以人以言俱堪不朽者
採而輯之豈若雕曼辭以自飾不比美于鴻章乎

志藝文

賦 贊 詩 序 書 傳

記 說 議 辨 墓誌 墓表

賦
靜修書院賦

刪

周

倫

邑令

麗大明以當天
霑文明之膏馥
始發白於東方
迥豐臺於傍陸
柅予駕以就覲
軒孤碑而立鵠
歷歲時以幾沒
權雪風而落剝
惟披霧以前趨
舉短袖而拭目
乃靜修之遺矩
三臺之舊塾
翻夙昔之景仰
瞻光景之寥寞
眇予思之扳追
敢憺然其不蹙
感嘆慨之方深
倏老父之如簇
儼衣冠之濟濟
信流芳之有自
起廢院以爲祠
舉忻忻其前至
遂經營其頽趾
東中西

而崑峙文廟趾其竝立相左右而下視西院幾乎就
夷東嶽神而廟祀曾泰山之英靈冑連蹇乎攸萃命
傾覆其棟宇胥中臺而卽次搜砌輳其窳然雖經營
之不啻召耆艾以再扣爭響應而輿是予草草乎先
驅衆源源而趨事曾日月之未幾聳院宇之克備豈
神靈之佑贊抑人心之慕義值秋仲而告成歷崇階
而蚤駐俄師生與僚屬不戒約而輒聚美牲帛於室
堂式奔走以循度瑤臺下以椒漿肅羨墻而恐怖徹
樽俎以四眺瞭予目而一顧剪荆蕪以通塞廓蹊徑
而成路置師友以麗澤抱遺經而讀句景前靈之逸
迹發降衷之天趣迪知行以駢修與敬義之兼樹宗
正學之因源崇制行之皓素撫往行於昔聞謹趨踰
於前步輸懷抱以經綸綿萬年之國祚

渾渥一縣花賦

張廷玉 邑令

余觀夫大出麗綺莫著于百昌之花羗邑長治行踔
絕世噴以花懸花城相詡加蓋始諸晉之河陽潘岳
爲政廣植李桃鄂鞞如靚若張子來任渾渥視河陽
焉較而蓮芳瀟漫乎澤國哉故八景中有花開滿縣

勝若潘之句之樂歌出客有過我而咲曰以若之才
何如潘君彼自壯大而花錦爛熳焉同筵撞以不聞
張子曰莫大於彈丸而廣隅爲小苟境地之所有爲
靈襟之愜鬯將天地一指之非渺吾且進潘岳而不
爲或可附于達觀之一眺粵惟女夷鼓吹榮敷草木
春蘼秋葩實繁種族富貴隱逸艷冶潏淑曄曄娟娟
耍娜郁馥古人珍斯移于春檻栽以環池驚禽則護
以金鈴蒙帳則命官掌之開誠齋三三之徑闢鶴林
七七之竒擊羯鼓而催上林飲黃四娘而壓千枝無
不賞也無不愛也孰若孤妍者遺也耻與凡冗競蕪
也蓋自鉢中顯相火裏生殿關尹發祥陸地世尊咲
拈靈山竟成茂叔之品題居然君子以頽顏故蠹齋
朱華田田青葢雲錦靈曇霞標雷繪中的莖茄通內
直外不蔓不枝不染泥濘沉瀝清潔閨瑤給翻神異
則天雨地湧墮玉折金綽約則潘妃緩于六郎開露
秉燭者送翰林于木天修淨者銓處士于東林荷五
月西施看若耶之爲隘乃潘淫古渥遺石水以至今

新安舊章宗道

於是封隸其并今睇西南巨漚泥易

池有石水門

新安縣志

卷之八
六

今綠碧渾涼易折從兮入長濤東通瓦濟兮海澗涵
由鳴圈以迄白洋爲九十九淀之一景環匝而光盤
潔連雪霽而天蔚藍無影林碁石鼓怒浪以揚沫無
坳壑凸坳礙浸淫而沌濛法法則滄浮上騰瀨滄則
胚渾未脫潮潮汨汨鼎鼎濤濤乃有鮫人之室蛤蚌
之瀉亭亭出焉弗相貸借疊翠跳珠綠粉嫩澤腮兩
腿紅背風生白圓淨平貼水錢勻點青蛙鷓眼于稀
億千百恐王凱當之直萬貫之不熱至于開則千葉
高則十丈曉超朝日夜臥濟泱滄州不帶不僊太液

解語有象又腰眇繡錯連枝並頭如彼桃葉桃葉
斜低而遮羞上沛皇英二女抱怨扇影湘流試剖
心胸矚一意淚點芳柔是皆化工難隱馮夷捧出濛
湫其相掩映也周以長堤夾以烟柳荔菹芙蓉目菱茨
芝藪馬藻鷄頭牛蜃狝首海髮軒于薤菰葑糾入蘆
荻以蕭曩採蒲苓而益壽爾乃佩蘭澤畔綉莊碧波
怪王孫之醉起堆紅毯以長歌所以萍開芳渚烟雨
綠莎兼葭蒼蒼極目從伊人桂月成魔涸乎漉乎宛
在盤渦其爲水禽則有鷺鷥鳩鴉鷓鷃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雪鴛鴦喋唳鷺翠鷓鴣憐羽鷓鷓魚狗潑洽山陰黃
鵝木籠海上白鷗馴狎眷令何事急難鷺鳧漿牙石
化其或雷門鼓揚州瀉盼九臯獨鶴跨彼葢胎息水
官神清半夜三百甲子來歸鳴則八月露下其爲水
族則有螺蚌螭蚎蝻蚶蝟蛄丹書見蟾蜍之非螻
螭讀爾雅知蟊螟不如蟹螯三足之貢盤跗九肋之
能潛濠況有松江鱸膾且無烏賊趕騷鯨鯨鯽鰣鯉
鯁鰠劬噴浪曝采鼓鬣昂頰巨則鱒魴掣戩嘉則鱉
縮避參又何如未龍之鯉紅尾青髻以遊濤六六在

地而有待雷驚九九以翔翔其釣魚躡蒲往來荷蒲
也十步艇舩五步襜艦駕以飛雲漿以桂擊馳馬逐
龍艤觶蟹折萬艘千帆渡瀟履蹴製自沙棠不沉不
溺始于剡木共鼓貨狄苟一葦之可杭爲瓜皮之容
歷將子猷雪夜而長筵祖生誓楫以悲激御青翰于
漸波泛鳴夷以飛逸合之而演以介也竒以怪也爾
其爲時也鷗鶩不舞肥蠶不作物無癘疵人游雍勺
渥水蓮中飛者自飛躍者自躍魚戲影以窺人龜遊
葉而巢萼榜青雀而篙容與過覽疆荷之白若標仙

蕭于群芳散赤城而晴霏誰慰暑于使君莖輪困而
柄通簷作以象身鸞杯飲白酒之薄薄因賦渾渥一
縣花而爲之歌歌曰蒨彼渥澱水澤鄉兮出外齒昔
錦成章兮白白紅紅自一家兮不施鉛黛闢晨妝兮
爰吟李暮之客筓去乘宗慤之長風有如三十里之
湖鏡遊冶三三五五乎西東嬉若化國采薇摘菘咲
彼蠻觸素食慙紅但徼清涼長如斯水製茲荷衣得
見君子可矣

何訥妻劉氏

陳盟司業

天不憖遺興歌黃鵠食貧既苦連儉復酷菽水熊羆
竟成完局我儀圖之匪霜則玉

楊桂妻劉氏

比翼早乖死心冷室方幅齒遇問衣畫荻稱未亡人
萬八千日綱常名義乃荷弱質

王之賓妻趙氏

從一之娥有類孤忠授餐盡瘁竭蹶匪躬豈伊巾幗

識力自雄非由勉致良可以風

楊其波妻梁氏

採彼草萊值斯勁節猶子比兒亦火亦雪苦賦栢舟
甘食荼蕪日月争光金玉比潔壽矣松筠心也凜烈
豈曰女英母乃人傑

舊志自劉登妻張氏至楊其波妻梁氏十人教諭
陳盟皆有贊今止得其四

諸節婦贊

魏之藩 邑訓

兩儀何寬婺婦履仄萬物何榮婺婦慘色冷室孤帷

牽衣問食節彌張矣心曷有極非雪非霜有識有力

五烈婦贊

魏之藩

晝仍有日夜仍有月作未亾人恐其顛越餓死慟死
心血俱竭縊死者三事各昭揭求仁得仁永無銷歇

詩

南溪行贈梁浩然

劉因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貪大孫携書小携
酒青簑爲席樹爲庵以書教孫仍自讀隔溪遙聽聲
誦誦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
軀幹小面狹於髯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浹世古十
率八九諳早歲精勤傳世業口誦太素手弄甘以藝
發身寧从屈安車徵起詔使監入爲天子侍從臣龍
沙萬里嘗陪騷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

身出夢關涉覺境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
記老人自署南溪街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汝擇
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方寸若有神明鑒活人之功
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青囊密封不再展塵跡從
此乃一芟讀書力田兩交進困有所收心有函開此
樂國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我今已成齊變魯汝
等當爲青出藍東北一舍容城翁今年臥病家山巖
其室雖邇人甚遠汝糧自裹簞汝擔雪中款段來叩
門僕夫汗流扶酒甌侑尊有物隨土產厥包雜進鴨

與鶴飲劇談發不自禁四隣驚走來窺探先生靜默

如土鐘叩之愈大聲愈韻今朝音吐瀉河漢老人者
誰開其緘斥之令去不復語興亡萬古手與談空鈞
意鈞不在魚澹然相對如禪龕老人思家不可留二
兒扶歸杖幾叅臘醅開時魚可膾相約載酒游溪潭

鄉人王母九十

劉因

九十青瞳母寒溫白髮孫桑田閱滄海冠帔記金源
案上春風榻堦前雪色萱移家就鄰舍種杞易陽村

送新安田尹

劉因

扁舟屢訪南溪老驚見田侯拜下風一遇蓋公能北面愛君心與故人同

寄周令冕重葺靜修書院

顧潛 御史

聞說容城接縣疆靜修祠墓恐荒涼知君已展懷賢志遺稿殘碑乞數行

靜修書院

吳寬 大學士

木落西山見一峰容城何處訪遺踪德輝欲覽空翔鳳王業如興有臥龍隱路微茫隨世化悲歌激烈發心胸靜修宅裏高風遠晚學摠衣恨莫從

又

周冕 邑令

奎壁爭輝耀范陽臺城從此構書堂鵝湖再建文風振白鹿重新教化揚易水環流龍變化燕山遙聳鳳翔翔先生道德高千古一脉流來萬載長

又

劉愷 邑人

燕趙千年間出人洋洋河洛盡循循杏花雨過千林喜楊柳風來一座春學業已能傳聖統道尊原不作王臣我生媿在三臺里誰為先生步後塵

又

朱希周 侍讀

白鹿荒涼已百年宛如親炙講帷前干戈已遍中原
地理義自涵方寸天後學範模應有在此邦祀典豈
徒然試看身到青雲路何似名登白石鐫

又

曹來旬 御史

中原龍戰起雲烟衰草荒榛滿目前萬古綱常幾墜
地一心道學可參天荆山泣玉徒爲爾魯藪生麟豈
偶然此日重過風教在不堪仰首認殘鐫

又

張寅 知州

古徑賢祠幾歷年老氓遮道說從前綱常有賴三臺
地華夏能開一脉天遠致辨香心惕若忽瞻遺像道
依然銘心鑠骨忘何日陳迹徒爲紀石鐫

又

周倫

曙色初開捲翠烟廿年瞻拜靜修前萋萋草濕廳前
雨淡淡雲浮柳外天賦斷渡江心已矣歌殘采菊興
悠然螭頭年號曾翻覆爲整新鐫換舊鐫

謂靜修先生祠

王瑞圖 邑訓

千鈞鼎沸晚烟燐獨許先生節義醇函丈三臺高赤
幟遺經萬禩仰芳塵松楸昔拓新堂宇廟貌今存舊

角巾瞻拜亭前還悵望堦除碧草正鋪茵

贈夷巷張芮城

高

燿

戶部尚書

解徂歸田二十年其崇遺愛至今傳魯恭善化元相
並何武去思寧獨專百里雄才留製錦千年餘響羨
鳴絃循良宦跡真難接况復榮名琬琰懸

新安水淀

孫

慎

都御史

一望湖天接杳茫蒹葭楊柳鬱蒼蒼長空淡蕩入飛
鳥積水清虛浮夕陽偶為遊觀增浩嘆忽從流水得
行藏興來更欲扁舟去極目烟波看海洋

傷新安水災

賈仁元

保定知府

瀕死民生誰去瘵問方纔濟九河橋衰疲殘喘唯食
草浩蕩洶濤尚稅苗不念邗寧惟固本如何皮盡又
求毛推扶老幼誠堪惻欲上流圖達聖朝

夜泊新安

邢雲路

兵備

泊舟淹永夕鼓柁度長堤月上當弦半星明入座低
魚龍聽夜語歌舞放天倪忽覺涼生袂前村報曉雞

渥水呼舟

孫承宗

大學士

匹馬楊林野渡頭蘆花深處喚拿舟漁郎不識行吟

者欵乃一聲起白鷗

夜泊白子港

孫承宗

獨抱江湖意不涉江湖邊
此日望洋水還同秋水篇
遠岼疑無地懸流別有天
浮槎不可問何以濟長川

蓮花港

王昂 都尉

十里芳湖花隱洲遊人港
乘戲蘭舟金房翠蓋摧風
雨明日嬌姿可在不

贈仇孝子廬墓

韓邦域 主事

馬鬣封成負米休青山涕淚動
松楸高峰猿斷孤霞

冷古嶺霜寒片月愁吟到
夢我頭盡白歌殘風木樹

昔秋蓬蒿一臥積花老姓字
千年汗竹收

秋澇憫時

陳舜道 邑人

漲流橫肆虐埋潰樹連類何處禾棲
此無邊浪接天
眼穿官放賑鬼斷地微錢朝夕應難
保誰能待稔年

又

流離千萬戶安飽定誰家
舉貸愁擒虎逃租與補蛇
盡將犂東閣寧望麥盈車
宵哭那堪聽行看日又斜

春日安樂縣中承見過

甯化龍 邑人

春日初開宴中丞遺興豪賓寔忘却分軍務欲紆勞
蘆蕪盤中薦松濤楹外招朗吟思報主雅志在鳴臯

又

清興憑誰寄幽懷我自知日邊雲莫蔽天上露休遺
淑氣紅梅早條風綠柳遲栢臺春正茂群鳥有枝棲

楊椒山下獄投詩慰之

張光遠

邑人

椒山雷動烈轟轟又見彈章上九重未許王曾端正
色須知唐介擅孤忠朝陽久恨無鳴鳳塵世誰知有
臥龍當日壯懷曾共約夜深寶劍照寒空

通忠愍祠下愾然感而哭之

張光遠

當年意氣最相期此日登臨重有思老我衰殘公草
木壯公忠烈震華■青青已擬凌霜栢灼灼還傾向
日葵千古英雄增感慨不堪灑淚濕穹碑

憂旱

陳舜道

處處河津欲斷流紛紛塵起舊汀洲嘉禾苦虐根先
拔惡鳥乘風噪未休身老久懷平子志家貧仍抱杞
人憂穹皇原自憐天下一轉玄機衆願酬

渥城八景歌

張廷玉

邑人

畿輔之南東新安于今于滛于易如彈丸秦漢金元
有大觀八景妍開天地寬望易京城十里蟠公孫避
世水雲端劉盆子砦信夷漫三臺晚照日華團倒影
長流流不瀾長溝擬釣十八灘歌罷秋風易水寒梳
洗樓上闌朱顏樓西鵝池籠雪翰時得元妃一咲懽
元妃自從躡飛鸞靜寺鐘聲月下壇寺右春光種紫
蘭道人飛去七返丹有景有景得并難誰將桑海快
手搏半爲葵兔野花殘只有長溝流未乾連城東瀉
出清滯客船漁舟似星攢徧地荷花任盤桓乘舟一

望迎闌于花開滿縣勝若潘欲題仕隱有眉禱還聞
得句勝于官

題何節母表閭

陳 盟

冶匠造物物有性寒松老石各爲命嗟此荆布等虫
虫不因風疾寧知勁玉爲心骨雪霜腸嚼燼盡灰衷
炳炳百歲頽齡旦夕期千秋汗史日星競綸音親灑
下人間閭開光華馨澤迸聖明御極重綱常誰稱男
子誰稱婿

過白洋東小田家庄

孫 鈺 孝廉

初遊方作客水木已相親樓上喁喁望恍如企遠人
解纜芳樹下舉網得錦鱗呼兒揮霜刃薦作盤中珍
琥珀傾玉碗兩頰忽生春吳鯢飛白雪墻頭滿比鄰
海翁不易慮鷗鷺飲其醇吾本淡蕩者塵網斷其真
爲踏花深處行行共隱淪

馬鋪聽漁歌

孫鑰 尚寶

魚鏡鶴池另有天輕帆迎旭帶浮烟滄浪曲罷人何
處恰好同遊便是仙

澱頭鱗舟

孫鑰

上洋湖裏澱頭村石髮垣衣碧綠痕爲語長康細着
筆青天露處是雲根

新建東城樓

陳諤言 邑人

城郭傾頽已有年麗譙此日接重玄披襟似覺風來
遠把酒偏宜月得先山色摩雲青欲上波光映柳綠
相連幾番向若無窮思滿目蒼黎待濟川

渥城二老吟 有序

孫奇逢 徵君

余閱渥城志張公効仁素性狷介人稱爲夷巷先
生仇公雲慶親喪倚墓門而居劉景澤允題爲雪

廬孝子其人俱往矣渥人士無不嘖嘖共讚其爲
孝與廉乃余所聞夷巷先生之廉則有絕糧厥僕
以五金爲人乞請劈面擲之一事若雪廬孝子廿
年前曾與定興鹿封太常正過訪其家鶴髮童顏
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因爲渥城二老吟

百行誰先孝六計總歸廉未流臣與子色取神未恬
我聞芮城公不愛非義餽艱歸宦如洗糧絕守更嚴
夷巷先生號口碑耀閭閻雪廬仇孝子八旬鶴髮仙
親疾請身代親沒獨寢苦三年依墓側神鬼畏其潛

孝廉各有極安貧兩無嫌偶讀渥城志喜爲二老作

思親歸咏

劉邦重 邑人

千里思親解組歸官塘夜雨悵霏霏岫雲本自無心
出野鳥於今已倦飛上國好還毛義檄北堂擬辦老
萊衣鵲聲啼破繁華夢却盡心頭萬種機

梳洗樓行

張廷玉 邑令

新安城南城上頭昔有元妃梳洗樓章宗國號爲大
金建春望鵝恣幸遊所幸元妃李師兒聰慧能文十
分奇新安元是師兒家爲作粧樓鏡裡試照出姑蘇

有西子淡抹燕支可人意可憐西子姑蘇臺今爲野
棠烏啼地大渥澱小渥澱金盆織手誰盥面惟是石
水蓮花池當年池畔供留戀豈是金花步步耻腥塵
至今廣匝花開六十里猶闢紅粧爭翠鈿

序

劉氏家譜序

寧陵呂

坤 金都

吾身何如乎自有人時始也自有人時以至吾身世
系未嘗一日絕顧如萍蓬然不知其何氏子孫則無
譜之故也草木且有本而不知吾身何氏之從君子
病焉此景澤公之所以譜劉氏也劉氏系出陶唐至
豢龍以來遂爲古今著姓其在今日若新安一派世
有顯人且多明德我國朝稱盛族焉而有譜則自景
澤始昔人云三世不修譜君子謂之不孝景澤此舉

蓋有六善焉世典是尊忠也祭享是崇孝也宗派是
嚴義也同姓是睦仁也少長是辯禮也美惡是傳直
也而吾於傳有深感矣古者有國乘無家史故不令
之民既逃於法又逃於理恣睢者何懼眉山蘇氏有
不肖者一人老泉詳其事畧其名揭於亭石隱而彰
冥冥銜鉞矣景澤之傳惡也章而隱至其傳善卽不
溢美乃無微弗錄焉家史不當如是耶景澤平生節
行表表數十乃衆長無論矣百年後誰譜景澤能備
錄之否乎嗟嗟此家譜說也士君子姓氏不賴家傳

譜譜於天下萬世次譜於國又次譜於鄉隣賤如
巢許貧如顏曾至于今有聞焉甚者或認爲遠祖則
錫光家史又奚足云今不類當與景澤共勉之庶無
愧於自有人時之吾身也已

三戍堂吟稿序

孫丕揚 副都

西臯尙書起家弘治庚戌進士而又以成化戊戌進
士簡菴刑部爲父正德甲戌進士前峰大理爲子故
題其吟曰三戍堂吟云富平令劉鍾所氏始梓傳之
授簡叙端豈以不佞秉鉞金臺夙請祖德故耶夫今

海內文士政事詞章傑然名家數世美者無不屈指
西臯尙書最哉三百而上風雅政迹渾出于一
音者知其德也迨夫離騷繼體五七諧聲律韻之有
炳然簡冊間矣始有詩家者流而政體詞宗塗分爲
三談本者方且芻狗視之爲無當于世也然則風雅
之士獨詩也乎哉嘗考列卿年表載西臯尙書履矣
初以都御史治水也黃陵河決運道阻甚先撫臣費
直計二十萬罔功上予西臯金若先撫臣直至卽
父老問便宜簡丁壯審川流先之就下所決一線

以引湖泮捐金蓋二萬奇是時天且雨西臯刑牲陳
詞冠裳涉諸水中垂二里許始達河伯以禱暮則河
吼如雷橫斯於塞斯通運無恙焉東土人士額手卽
其地廟食西臯傳靈異疏入上嘉其功召司農收餘
金十有七萬尋擢兵部侍郎職納言旋拜禮部尙書
掌太常事值大禮抗言忤當事意乞休不許上曰是
善理河夫夫也章九上免之其誠以臨事明以保身
剛後詞客能詩者能政若此耶簡菴位不稱德委忠
清以自樹前峰正不勝邪力平恕以業官一作之一

述之蓋三世一德哉乃今縱覽群吟非理道不思非
和平不謂以暢性靈之奧以敦倫叙之則以養今古
之樂以揭霄壤之景貽軌者必依其本據事者必覈
其實無論體裁粹然一歸于正信斯吟也非有歆有
斐而能若是乎於乎可以傳矣夫德必有言自古記
之載稽西臯之撰究極先天說洞于復姤會通太極
圖說達于費隱體認吾儒樂地歛藏于三十六宮其
諸涵養靈源研窮性真得古詩人心法者人與是故
政可以達詩可以觀余並具論以就正于世之言詩

者

名賢並祀序

近淮董

咸 愈 都

夫軒冕富澤身外物耳世之凌厲風雲聲聞蔚藉甚
矣身與化徂草木等耳悲夫故貴莫貴於裕德壽莫
壽於立名一節片善孰不欲表暴自見於時迺若家
邦必達出處並耀完名終始顧又以爲難焉何也
觀修行之士謹身約履動與俗偕鄉人宜焉而施之
國或滯傲義侷儻懋立功名國人稱焉而驗之鄉或
睽是故陳太丘王彥方高潔人也其風烈僅表見一

鄉百里奚良吏也一旦謝政於秦春者不杵而已未聞宛人復追慕焉蓋積美之難兼也古之君子固有居則善俗出則禪時生爲世榮沒爲世思者思之不巳則報祀行焉其在鄉所謂鄉先生崇德義風世教沒而可祭於社者也其在國所謂禦災捍患法施於民則祀之者也余今庶復見之吾郡侯南川公鎮揚先德論列其先公之行爲各賢並祀錄今因得以攷見焉公生有至行秉貞服介哀然推重於時壯歲擢高科望於畿服比宰芮城興廢剔蠹振教匡俗深得

士民之心兔置之武質成之風殆可復覩而葺城池開水利修黷賑饑數事具載錄中數遷至運倅政聲方赫幡然思退旣歸閉門却掃謝絕時事以文史自娛雖兒童走卒咸知慕重公之名行晚喜醫藥濟人利物爲心蓋年彌高德彌劭矣以迎養卒於東平凡芮人及鄉人聞之罔不奔走流涕至爲之罷市芮人曰仁人也吾弗可忘也廼僉謀祀諸名宦鄉人亦曰吾邑之典刑吾弗可忘也廼僉謀祀諸鄉賢由此觀之所謂家邦必達者非耶彼太丘彥方表見一鄉百

里奚慕止秦氏已耳公兼美之奚啻過之耶垂範立
教生榮沒思顧不偉與若公者可無遺憾也已回視
涉要津炫聲利卒無軒輊於時與草木等修短得失
抑孰爲多耶董子曰余讀名賢並祀祿而知公之德
之才之功也道化自身澤流惠洽可以觀德焉以出
以處宜民善俗可以觀才焉居鄉化鄉蒞邑化邑可
以觀功焉德著則人懷才著則人服功著則人庇賴
焉是故獲上治民悅親信友胥此焉致又可以觀誠
矣余接南川公見其天性篤至敦慕不怠曰孝矣肯

繁悉中遇事風生日明矣積弊新百墜咸舉又方
仰其成焉夫孝則德之基明則才之達式觀厥成又
非德之所以崇者乎嗟乎廼今讀名賢並祀錄而益
知其有所自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於公
蓋有深感焉若夫履歷之詳誌傳備矣茲不序

淑世談數序

寧陵呂 坤

淑身易淑世難未有懷淑身之心而忘淑世之念者
也未有忘淑世之念而謂之淑身者也新安劉景澤
氏敦行古道翹楚斯世中有中行獨復之力點簡此

身念念求淑令富平身先德教淑士淑民士民罔不象令指以自淑大司寇立亭孫公重許可談及景澤則不啻許可矣萬曆戊寅余爲司勳郎故事孤卿兼冢宰及冢宰少宰俸金司勳主數慮儉于數也然來自太倉者數每浮丙戌余再司勳數愈益浮甚者倍之蓋金部郎陰厚云是歲冬景澤司金太倉提一衡以出納天下無所低昂其分俸也自三公以下視數不敢儉亦不敢浮余乃大服景澤以爲士大夫以富貴愛此身至甘心不淑而不顧乃如之人真翺于千

仞者壬辰歲余視師三關而景澤主餉寧武蓋相慕念者六年始相識景澤款余于敦廉齋出平生所述嘉言善行若干卷名曰淑世談藪以贖余始人品終了死生爲目六十有二余歸而讀之無一語不開身世乃益大服景澤之憂世遠而愛人深也自禮教衰習染重迷染于勢利之途者語及道義則半若嚼蠟何淑之能爲惟仁者不敢棄身必歸于淑亦惟仁者不忍忘世同歸于淑天生君子不爲其身必舉一世而淑之而後淑身之分量始克吾乃知景澤之淑世

乃所爲自淑也已景澤云吾之爲此書也廣搜而未
擇恐詭于道余曰不然垂世教者如捧盈偏則溢故
持之惟恐不平挽頽風者如救火燭則燃故撲之惟
恐不盡編云淑世實救世耳錄賢知取激昂觀者尙
未必憬然悟也乃中庸家言詎能入哉讀是書也不
能取以自淑世無復更有淑世之術亦無復更有淑
身之望矣悲夫

荷香社序

宣城丘

瑜大學士

國家文化醴

治左

馮右扶之士雲蒸綺合駸駸駕南國

矣惟是烽火日戒跼注無光翻不見燕趙本色疑若

文墨之氣駟而之脆者乃吾友危六吉之令新安也
課農詰旅之暇日進諸生談莩不倦曰扞楸雖亟文
學其可廢歟無何兵騎闌入以萬衆薄其郭郭輒能
死守保全無事幸大兵去則復休民飭脩課諸士如
平日哀其文之最鉞而成帙以便筒走正余焉余讀
而心異之夫新安九土耳使增陴濬隍輯氓繕噐有
不一戒乎或者脩則預預則兼人之力出又或者教
立則神固神固則氣張忠信甲冑禮義干櫓古之人

不吾欺歟詩不云乎不告于訥在泮敵功揆文奮武
豈兩途之從耶得是說而存之俾循良之吏猶庶幾
寓武備之萬一則茲刻也其可以風若諸士之文爽
伉峭傑洋洋大觀乎固不愧左馬右扶也

文昌訓詞序

高景邑人

予建文昌祠成業已勒石紀其事庶幾乎瑤光之庭
卽隩區神臯避三舍矣獨念文昌雖文章司命實以
綱常名教爲己任其訓辭深厚詔告來學編簡浩繁
謹撮其要五章付厥梓亦緣一節見全體首戒士子
俾其回心嚮道抑躁引恬頊欲啟元明於吻爽卽窺
月露涉風雲之梯不外是次勸行社倉小則推食食
人大則視天下猶己饑之意巨細雖殊總以積貯爲
天下大命至敬字紙文其食報更大而顯著終之以
救劫章者更字字詳明字字緊要善旣章而惡旣瘳
一一臚列某也可法某也可戒從源頭分聖狂直然
也所謂導化人倫綱維名教闡弘慈而昭大用直饒
圍上中下而無遺此子輿氏莫大乎與人爲善王汝
止言曰滿街都是聖人也予與多士生如礪區竊願

率由五章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則卽文
耀媚水之光價高逸塵之步祇謂之俛擷春華盡棄
秋實也文昌之靈恫焉矣

俾其回心嚮道抑躁引恬頓欲啟元明於物彙卽窺
月露涉風雲之梯不外是次勸行社倉小則推食食
人大則視天下猶已饑之意巨細雖殊總以積貯爲
天下大命至敬字紙文其食報更大而顯著終之以
救劫章者更字字詳明字字緊要善旣彰而惡旣瘳
一一臚列某也可法某也可戒從源頭分聖狂直然
也所謂導化人倫網維名教闡弘慈而昭大用直範
圖上中下而無遺此子輿氏莫大乎與人爲善王汝
止言曰滿街都是聖人也予於多士生如礪區竊願

率由五章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則即文
耀媚水之光價高逸塵之步祇謂之俛擲春華盡棄
秋實也文昌之靈恫焉矣

贈燮五李君序

憶已巳歲燮五初歌採芹以尊人與古公夙昔之好
曾過余余時與客奕於寶藏禪林收局沽酒相款言
動中程余心器之甲申冬余借居三臺之春暉堂燮
五新以明經雋選每就余談有作輒和相得甚驩丙
戌春余又移家渥城之雲宿舍燮五亦以無家先入

渥城朝斯夕斯與更加密無不可告之心事無不可
摘之隱腸竊自念垂髮論交兩地作客與燮五似偏
有緣因以訂有婚姻之好見其仲子溫舉英爽玉立
可十大成偶附於兄子妻之之意今燮五傳與應鳴
晏罷歸來其行已接人謙抑過於往昔君亦自謂無
長幼無貴賤無不致敬以有禮余曰士人當得意之
時正學問進益關頭凌人厲物固卑不足道屈已徇
人亦不中情要得超然物外意藐藐乎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其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錦衣玉食若固有之

是何等胸次亦只是我大而物小故能齊窮通得喪
憂樂死生無入而不自得得之於自而非得之於外
如顏子簞瓢陋巷人所不堪彼獨不改假令厭此簞
瓢陋巷而富貴豈堪一朝居哉卽如蘇子卿旌旄盡
落嚼雪吞毡亦須如是而心始慊耳爨五高才能文
章而心地光明更練達當世之務其居恒自許無不
忠於爲事臨財如楊文禧之稱貸其子宗堯來償而
不肯苟取此皆皎然不欺行已大端然余之所心慰
者則尤以色養母夫人無間言而惓惓於祖若父古

亭典古行事精神之所寄且尋兄咸五於流離顛沛
之際肫誠友愛此正孝子悌弟之實爨五不敢以此
自多而生平無不踐之言無不廉之取夫豈有淋漓
篤摯於父母兄弟之間者而忍忽畧冒昧於宗族鄉
黨之際也哉尼山授受之實無非二者變現之用則
孝子悌弟原非可將就冒認於服勞奉養先後疾除
之間也明矣矜能則非天地不息之運而滿假之心
生矣曰是吾憂也曰丘未能一焉曰何有於我哉獨
此真種而若無若虛會子得之而省身守約于聖相

承滴血治統道統一以貫之言念及此可謂真學學之所講何事敢以諛詞相負他日居要樞則有吳許之榜樣在今日者戚友稱賀會維宗郝君父子亦燮五姻家也來徵言余樂道焉是爲序

書牘

與辛遂書

劉愷 邑人

八月二十七日愷拜辛道深賢侄我在河道盡心秉公報國廩給之外不敢私受人物天鑒天鑒敬有一事相煩老母喪事先借甯親家銀若干借鄭親家銀若干俱爲家中喪事并治家事用二兄止還五十兩外欠四百零三兩我做官不要錢如何還得起幸天可憐麥子收成稻子又好若收拾二百兩先還甯家再煩爾公道主張親眷中惟爾可託故此央煩千萬

千萬此債日夜憂愁欲要要錢恐壞名節前銀不曾
是我花用皆是爲家中大事如何不還人心人心

與韓懋書

仇惠 邑人

此書煩韓景祥念與令姊知道我功名之念久灰况
孤身在外日久病體日深恐有不測每每藉書寄信
仇廷直全不介意寫去彈瑾本稿又不投進以致我
進無路退無門雖生之年猶死之日情之不堪莫此
爲甚且如去歲今年骨肉缺食我體古人存心寄去
嗟須俸物用救一時饑寒他俱減半與人甚至有不

與者言及此事一氣一死我家出自寒微半年前我
與令姊受過兄嫂節制人所共知致有今日皆祖宗
餘慶就使置成千金家產不行陰隲之心專尙刻薄
之行我心不喜又聞仇廷昭買鹽將到以我度他平
日不肯濟人利物定不相讓只爭微利日後反成讐
怨不依我言語只要我做有司多要錢養家我讀聖
賢書要存陰隲要循天理要安天命要做好人狗彘
之行我豈爲之又聞仇智一二日不舉火妻子傭工
於人同宗共祖一氣而分安忍我富彼貧至於如此

書到日景祥勸他子母以我性命爲重功名爲輕急
急將本投進我早回家夫婦白頭相守兒女隨時成
就使我得行陰騭濟人利物循天理安天命不作欺
心事不貪不義財以爲子孫長久之計此誠至願至
幸也燈下不能盡叙

劉宗伯仇侍御二書皆家人骨肉之言一毫粉飾
不着而居官廉介存心仁厚合盤托出矣宗伯詩
文猶存十之二三至侍御以劾逆瑾稱名臣而疏
稿失傳遺文罕睹不能不致憾焉二書乃二公手
蹟得之於辛茂才起尹斷簡殘帙中故不忍棄也
而揭於書牘之首

與寧文明書

呂坤

不佞曩在晉陽獨負履尾之驚謬荷推心之雅得不
顛躓敢忘持扶門下天植忠誠性成豈弟操身冰蘖
與物陽春不佞極所欽服茲者三品承恩旣得孝子
慈孫所難得之願三秦執法又遂端人正士所欲遂
之心借重無何尋當大拜遠辱厚貺禮宜登嘉顧諸
公見愛者槩未承不敢以異同博罪也敬因台使璧

完若感德之私則與拜賜同矣謝言頴楮難悉伏惟
鑒在

與劉景澤書

太倉王錫爵大學士

公頃又以病告豈其果然抑或有所苦而欲避也今
世吏肯修實行而効實職千百中有幾有之世或知
固護愛惜又有幾又或幸見知於世而肯委蛇從俗
忍辱以濟功名復有幾今公且事事效實矣人亦且
知公矣而畢竟不能忘憤世厭離想嗟乎安得朋友
盡如呂中丞而與之立功圖事哉古人云天下有一

人知己不恨今公業有呂中丞又有僕此知己非一
人已而方悵悵然迹之北海以待天下之清此孔子
之所不爲也捧教二刻具悉所志僕且勸公無卽名
山著書未瞻侍間趣爲我言海內某真修士某真循
吏得便袋識之而異時相與試磨勘焉此所以發僕
之鄙而亦卽所以需公之用也不宣

與甯文麟書

孫承宗少師

擬以望後請老伯母凡筵葢日怒焉不安也旣孝履
將北則弟又且止矣遲遲之罪統惟吾兄原貫耳龍

華一二友獨吾兄尙抱大樸而南禺兄遂作古人頃
登其墓見白楊宿草淚潸潸濕巾也有句云綠鬢青
衫白鼻騮少年同學幾豪華風流漸滅人琴盡忍見
白楊啼暮鴉又云十里孤封尙有邨黃沙白草伴苔
痕芝蘭未吐梅花老誰覓坡仙爲返魂吾兄念此當
亦泣下沾巾哉弟雖藉庇竊祿而鬚髮皤然老矣自
分秋毫無益朝廷徒以白頭供宴語耳近兒輩又復
秦竊得無天之益我罰乎何時促膝細談快此疎濶
也呵凍率言殊不倫次惟吾兄原亮爲荷

又

身旣隱矣安敢問天下事以我兄弟相愛豈其有愛
焉而不以語者弟於世未盡諧有聞爲弟親而喜亦
有聞爲弟親而生心者大約弟處世疎卽喜者亦其
自心喜而非真有相結之素也弟於時頗危故未敢
浪語耳公廉自是居官緊要願謹持之凡有可爲者
弟敢不爲之再勤遠問可任感戢然不必以問遺費
清俸也璧謝不旣

上張江陵書

張光遠 邑人

區區與足下共處海內如風搖萍梗偶爾相值相觸何嫌何疑足下牌到士民以爲內翰來丰采自是迥別顧乃縱容豪僕鞭笞官吏苦楚不可言足下不知是不智知而縱之是不仁不知朝廷儲足下爲宰輔其舉動如此令人駭異官有內外其忠君愛民之心則一區區燕趙鄙人素薄功名藐權勢止知爲民作主爲君分憂而脂葦取容所不能也

與闔縣紳士書

高景邑人

縣之志國之史也三十餘年缺焉未備之事豈容不一修輯然非矢公矢慎勿濫勿遺燕許大手筆未易搦管幸孫徵君僑寓吾邑不獨博聞博見而定力定識當不讓齊之太史簡晉之董狐筆不肖昨面叩之雖未得其慨然一諾或不忍終見拒也凡吾邑縉紳先生以暨學士君子當共爲懇請務借如椽成此曠典則山川增重景物更新其所關豈淺鮮哉其所以仰贊徵君之矢公矢慎勿濫勿遺以成千秋之信史者則皆諸縉紳學士責也不肖遠在二百里外不及時時領教惟願共成其美凡徵君所言想無不敬而

信悅而從也事屬於公未敢及於私臨楮可勝依戀

傳

九孝子傳贊

顏敏署教諭

自金元至今計四百年得九孝子王榮祖以尋父而著忠勇孝弟之名王綱初以母喪繼以父病遂蹈毀而滅性之過李仁美以代父勞而盡瘁以悲父歿而喪明仇雲慶既以三年廬墓稱純孝矣有倡有興李含珍遂扶艱歸襯足不履家張北亦以結草墓側妻餽食而急叱之歸喚楚飲水者三月杜廷岳則四十年以餅奉母即廬居不得終二年亦不論也幸灼以

善事繼母而淑于其弟高三位以建家廟置祭田而代弟贖銀事各不同而歸於孝孝各不同而總歸於真夫以四百年而僅得九人也則不啻少矣以四百年而一彈丸之區遂得九人也又不啻多矣見爲少者從卑邇視之也見爲多者從高遠視之也然則孝之道何卑邇何高遠哉溫清定省豈強人之所難能卽必有酒肉必請所與必曰有亦日用飲食事耳至蒸蒸又不格姦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則由親睦而昭明而協和始爲孝之盡境耳故曰堯舜之道孝而已矣以爲卑邇者愚不肖可與能以爲高遠者天地聖人不能盡者也九人外豈遂無孝子哉九人者豈遂滿孝之量哉各窺一斑全體自具足以風矣贊曰孝哉一倫人所同有隨感而徵惟人自取祖之與綱尋父殉母廬各不同總以遠婦進餅服勞卜商携手維辛維高孝而兼友億萬斯人作式者九

仇孝子傳

孫奇逢

徵君

君諱雲慶字騰宇雪廬乃劉參議允因君雪夜居廬題以贈君後人遂稱之爲雪廬先生者也君之始祖

貴乙自揚州移新安遂家焉五傳爲鐸是爲君父母
郎氏以孝婦著聞載入邑乘君家貧事父母至孝人
無間言父性嗜棗君每遇之輒懷歸以獻母氏年老
多病君每夕焚香額天願損己壽益母母病尋愈鄉
人稱爲孝子萬曆十九年辛卯父母各九十歲相繼
終君痛幾死而復甦葬之日結草爲廬于墓側時江
寒雪深尺餘寢苫枕塊哭奠如禮負土築墳手植松
栢足跡不人城市者三年墓之西北隅號曰鬼市與
君之廬僅隔數武夜半悲風四集怪鳥弄舌野狐呈

王燐火往來于籬下君絕不爲動三年如一日

七縣令羅君啟先聞而高之親造其廬具文當事得
旨旌表按君居廬時年近六旬矣禮稱不毀君不飲
酒不茹葷不御內倍嚴于少年時夫人少則慕父母
其中慕少艾慕妻子慕君不知幾奪其情孺慕之念
雖有存焉者寡矣而君白首不移孺慕愈篤直與歷
山比隆陶彭澤傳天子孝諸侯王孝卿大夫士庶人
孝各指其事歷歷無一非爲子之人則無時非爲子
之事量有大小體有偏全孝之德則無貴賤一也君

之廬居也親知有勸之者曰公無嗣且乏應門之童
乳竦二女子何以爲情君曰我正以二親之肉未寒
而恬然家居安妻妾之養此則情之所大不堪也忍
以此爲名乎故于遠邇騷客名公贈詩百餘首君皆
焚毀不欲示人然不求名而名益彰凡具血氣孰不
知爲雪廬孝子哉君之被旌在萬曆乙未府道申請
部院查覆君絕不與聞劉君兌仗士民公義而成其
事嗣後巡撫王君紀月給米一石兵道解君經那月
給米四斗當不減劉殷七年之粟矣君溫雅平曠行

不苟合言無夸矜無少長貴賤莫不驩然相得而孤

介之性偏與淡泊爲親嘗連日不能舉火絕不向人
道且無顛顛之色其所自得深矣君居庠數十年以
色養二親不求仕進然善誘人從遊者多所成就復
善書老而彌精七十生子九十見孫無疾而逝余垂
髻知慕君長而猶及見君偉貌清言飲人以和飄飄
然鷄群之野鶴也邇以衰病棲遲渥水每過旌廬坊
下恍見顏色于落月屋梁會其子爾顯侄孫憲稷暨
其門人劉鳳年管從化過余請爲立傳余惧以言之

不文有虧大雅君子之德又懼以言之不真失孝子
本未面目筆不能下者久之嘗讀漢史舉孝廉無孝
子傳蓋孝子不在家庭而在廟廷晉史傳孝友首李
密東堂忿恚有遺議焉君廬居多瑞應余不欲以畸
行先庸德獨此終身之慕真古曾閔一流人天心憐
純孝俾父若母各永年得遂君菽水斑斕之願又以
父若母偕老于一時使孤兒無生死兩地之慮得一
意舒昊天罔極之懷生事葬祭俱可無憾他人侍膝
下日短或未識父母之面者視君之爲子何如耶

日請旌之牘曰新民以漁爲生事親之孝率多不知
今借仇生爲儀刑倡率之功是豈渺小余謂可以型
新人便可以型天下型後禩他日有良史如班馬輩
爲我明立孝子傳者必首推君矣君生于嘉靖庚子
卒于崇禎庚午壽九十三歲卒之日胡令君士棟爲
備棺親吊其喪子一卽爾顯女一適花似錦亦以苦
節聞

陳氏節孝傳

孫奇逢

余于渥城得二士仇生憲稷陳生養心仇生之色常

偷問之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陳生之容常感問之
曰孤子無兄弟祖母以節著母以節孝著夫祖母與
母以節孝著豈非子若孫之福蔭光華也哉而陳生
何以淒然若有憾于心慘然若有動于色也噫此其
故我知之矣蓋人子之情甚無樂乎母之以節著也
孀聞黯淡淚碧腸枯寡婦孤兒何堪相對至今母以
節著人子何忍言若陳生者不惟不樂乎母之以節
著更無樂乎母之以孝著也姑病瀕危割股以進迄
今刀痕猶在血漬常新此段情景正仁人孝子所不
忍聞不忍見陳生每向余言泣然怛惻曰予小子德
鮮望輜無可仰酌祖母與母氏節孝之苦敬頌吾子
一言以傳其事余素欽芳烈心企德徽耳聞不憚搜
集目睹豈容遺忽敬按狀生祖母陳君印妻也印沒
氏二十四歲絕而復甦者數次骨肉姻戚以保孤之
大義勉之氏強存視息遭歲荒紡績爲依始終一致
撫子幼習入庠人欽其節幼習妻林氏養心母也侍
舅姑以孝聞值姑趙氏病篤藥餌親嘗焚香祝天願
以身代潛割左股進食姑病竟愈及夫故與姑同砥

水操訓子遊泮有侄養氣時方襁褓氏撫育之無異
已出遂成明經竊念二氏矢殉死之孤貞姑以節而
開孝篤割股之純孝婦以孝而成節當割股之時林
絕不欲令人知也鄰人傳播其事氏猶避護其名署
篆通判鄭君廷英給扁給銀繼而知縣胡君士棟具
申當道督學霍君鏌具題禮部覆云節婦趙氏陳君
印之妻廿四居孀志矢海枯石爛七旬老寡行同玉
潔冰清子力度荒年漫誇啜糠之苦節一經勤燕翼
其羨斷杼之遺踪績紡加勤鉛華盡謝痛豪砧而泣

血殉死義貫蒼穹啟孀媳以割肉迴生孝錫爾類至
于男婦生員陳幼習妻林氏操刃當刀圭之功剗肉
起沉痾之色值儉歲而蘋蘩供旨不須淚灑鷄鳴訓
子侄而芹藻生香曷讓連和熊膽是皆幽貞出于天
篤節孝本乎性生允宜旌表節孝之門

居士曰趙氏節婦也林氏孝婦亦節婦也然居孀時
年在三十一歲我朝功令例不得以節旌秉筆者自
應專入孝婦傳夫節孝兩倫綱維天地寧獨婦人倍
責君子乃今之迷下蔡稱名都者夫骨未寒之它令

其姑羞以爲已婦其子羞以爲已母皆結而縞者也
寧堪令兩婦人見耶節婦沒已久孝婦年踰七旬矣
猶日夜紡績佐子若孫燈火每念今昔豐約母子榮
榮相對飲泣迄今子若孫修身砥行馴而歸之于入
孝出弟守禮循節天之所以報節孝者遠矣趙氏新
安段村人林氏安肅林家庄人養心有子名世已食
廩于庠

烈婦王氏傳

白瑀 邑人

王氏者余邑小陽村張復振妻也父嘉策母楊氏古
雖小王村人氏年十八結褵復振性格溫婉閑默不
苟言咲居恒足跡未嘗至外闈孝事祖母舅姑怡色
下氣相夫恭順惟謹夫讀氏手女紅伴夜分鷄鳴而
起先臧獲操作泝澣龜手績紡無寧刻蓋于歸四年
如一日也且不飭簪珥釵荆裙布其之宴如乙巳初
夏夫有疾氏朝夕供湯藥晝夜焚香祝天願促已壽
以益夫壽一祝語泣下數行供事幾年所未嘗出一
怨言夫疾篤氏數數語人曰吾夫似無起色矣吾亦
不作未亾人也旣無遺孤詎能守一而終不如從遊

地下可也白練時時潛匿衣袖中及夫病革將屬纊氏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父母苦勸之氏夷夷不屑扶夫哭踊血淚漉漉婉謂其姑曰若兒將逝矣倘有密語叮嚀幸暫守之氏猶覓夫巾服伺人着之倏忽匿跡姑驚疑急促人徧索之氏已扃扉別室自縊死矣急解救之氣猶奄奄復息夫聞之哭無聲淚張口氣絕氏亦溘焉逝矣時崇禎庚午三月初六日也詎其生蓋二十有一年夫婦並襲於林頭面若相向目各一未瞑若相顧然且也各握一手若相携然觀者無不驚異氏肌體頗厚春暮氣似煖三日歛時顏色如生見者墮淚聞者酸鼻鄉保以其節烈事聞於邑令胡公士棟公嗟悼往吊其廬當路各爲扁旌其門撫院與學使者共請於上建坊旌表賜禮部冠帶儒士於嘉策一以昭榮寵一以彰風化云

白子曰語云死節易守節難守誠難矣易之者爲迫於威揚勢劫奮不顧身死於一激耳若烈婦者自夫病革卽矢志不食伺夫不少延而甘自縊以成其志是從容就義無所激迫者君子以爲難之難矣且死

則死耳死而復蘇俟夫氣絕而隨氣絕死則同時死
之三日猶凜凜有生氣且若目相視手相携者無亦
從一之志纏綿固結耿耿未散使然歟視漢荀采迫
於命嫁而自盡者尤加一等矣余是作烈婦傳

斗山高公傳

魏喬介

先生保定之新安人也諱三位其先自小興州徙
內者諱鵬舉七世祖諱應金應金生善善生先生先
生幼而至孝生母崔氏蚤捐館先生撫養於祖母及
繼母俱能得其歡心弱冠讀書不務章句之學實實
從孝弟二字做起常言曰今世之所謂學者以纂組
詞章紆青拖紫爲務聖賢視之土苴耳昔有元之世
吾郡有劉靜修先生其學上接關閩濂洛之傳卽吾
世而去椒山先生未遠其流風猶足慕也柰何以俗

學自域而不求進適容城有孫鍾元先生者學古人之學者也先生折節下之素心往來樂與晨夕於是其學益深邃而見道之本原願生當明季天下已亂不欲仕而獨優游於田野歲時伏臘招延親友飲酒賦詩以自樂然其趨履端方不苟又非縱情稽阮之比建家廟置祭田凡宗族貧乏不振者賙給無倦而友于手足尤篤治家勤儉教子有法以崇禎壬申年三月十七日卒於里享年六十六魏裔介曰余里居時每聞前輩言燕趙間長者皆推斗山先生先生好與孫鍾元孝廉游觀其所交蓋天下之大賢也世棄君平龍蟠不屈豈知時之不可爲而不爲者與似斗鳳翥鸞翔官大司馬佐興朝天子定太平一時稱爲名臣福澤及於子孫先生之隱德蓋可見矣

方新王公傳

杜越定典

公諱家祚字厚存方新其號父儉子三人公其季也出後伯父位五歲兩父繼逝奉二母訓七歲入小學嶄然露頭角旋受知令張君以第一人補諸生誦讀一室歌聲出金石也公與人肝膈皎然無城府然不

因而報請或承色咲於貴顯之前起規王君何狀獄
一立耳及酉登賢書園中卷擬元未果房師黃贊伯
襄主選事婉轉道公一言不可得器重彌至公視食
外登賢書稍自發舒而于族黨益勵謙厚念兩父昔
早遇父執修子任禮甚具偶及先世事髣髴音容不
自知淚泫眶矣長兄家俊病篤委身七劑歿則稱貸
裹葬不以晚粟布素解丙子與城守事且捐貲瘞城
外露骨當事以狀聞公不顧顧益慷慨發憤讀書靜
念寺之僧舍葢意在鴻鉅政未可涯量無何葛君舍

馨單題授鄆城疏且上葛爲稽勲郎從紀錄得公名
心儀公偶相晤睹品鑿魁岸倍心折喜語人吾鄉多
事非定職強力孰與辦此吾閱人雖多固無如王君
賢報至公不知是爲辛巳冬事地方經李青山亂四
境荒殘孤城落照抵任則亟招撫流亾詢父老利弊
殫力興除通治獄使者至公確勘得覆盆若而人爲
豁數十年壬午隨充西道李赴戴家廟勦賊設險
出奇蕩平皆公策法應得叙後李以事誣鄆諸生某
公力爭且爲地於各上官李不能無嫌又索金帶不

爲動曰鄆故無金穴令淚眼灑向殘黎幾斛寧獻脂
獻媚乎又惡用戴廟尺寸績爲餌時徐君標高君斗
光俱善公相見非籌軍國重務則以忠義交勉徐贈
詩爲別津津此疆項令也入郡謁孔廟瞻眺久之郡
大夫高急征課輒據鄆民狀開誠以告得緩征復奏
記蠲免民賴更生云公旣雅負疆幹聲臺使倚之重
寇警至委防河干實習公不但以吏事著一日晚宿
漕邑同人治具相勞公憤時事日非悲歌拊膺飲微
過量兼籌畫鬱粹遂中痰告歸士紳父老灑淚攀轅
泣政纒兩逾月耳書囊藥裹怡一子合暇則舉立身
大節課二子蕭條數椽格言滿壁抑惟身自有之哉
甲申三月逆闖變作哀痛幾死嗣後絕不服藥曰鼎
湖波沸尚何僕僕病困餘生次年痰大作竟不起年
四十九位不酬志年不配德遠近悼惜然清風百世
公無憾矣杜子曰嘗聞諸奉常師士先立志不其然
歟公行事疑賦性近於斌媚乃生平何獄獄也蓋
士無動骨必無懇衷君父百姓不有冰寒火熱時乎
主司也一語不安干憲司也一事不苟合雖見伸見

件不同常利鈍相懸與儲互激寧無百分一二稍劇
其骨者抑志非勵自窮時報請色笑何不可以人情
解公若曰吾正惡夫七尺人局促若轅駒然又烏
致其米寒火熱于窮達外矣人自爲與子爲親計非
文莫傳迨文幾更端而擊悅惡不加於人藻焉溢焉
無論逝者精神不白卽質仁人孝子有一毫不肖吾
親柰何余獨據公大槩如此使得握鬲鉉喉舌之任
悉心直節何遠不爲汲長孺富彥國諸人又奚事繁
稱稱舉如所說賣菜云者長子之徵淵源家學且從
孫敬泰先生游介而請故不辭爲之傳

如斗高公傳

李進光 容城

按輿圖渾渥古燕趙交也士生其際爲間氣所特鍾
者莫多剛果餘風蓋未歇云余遑遑得而師友之如
斗高公其一也公名旻字如斗邑西留村人天性孝
友諸生時大肆力於學言動必準諸禮介然樹立一
時推爲祭酒凡鄉之髦俊業儒有舉北高稱弟子設
科最嚴介弟今司寇公其所篤愛者年已逾并列子
矜督課之餘不廢夏楚餘可知也數奇不偶起家經

明科司訓於涿涿故梓桑地公蕭條約無異家塾東
脯每所不計諸軼風化者鳴鼓決罰不以貴勢免涿
人士敬而嚴之連遇鐸席未之或儷也用直指薦宰
鄒邑墾荒剪冠薄賦省刑飾學宮理驛傳公所優辦
者大如建孟母祠重梓孟遷志流風更可念也公以
年及致政歸平生饒酒德晚益溫克每夕簋貳呼子
弟親友共酌意適如也迹公之居家如瑯琊兄弟而
所遇特優居鄉如彥方先生而服教更廣居官如伯
淳夫子而時會尤難鄒祠名宦邑列鄉賢俎豆無忝
矣余所尤欽公者年未及狀元以病廢兩夫人欲俾
之納側室佐家秉公婉語謝期期不奉事繼母自少
迄老毫髮無間言在涿時歲已艾每太淑人肩輿赴
都公東帶郊迎孺泣膝下行路觀嘆嘖嘖甲申之變
公即棄官歸乃事定後涿紳士不需部檄強起公再
任此豈可易及者哉信乎秋嶽曹公有大儒名吏之
褒也事久論定可以風矣

邑庠楊桂妻劉氏節孝傳

杜越

母劉新安里人婦於楊稱節孝已丑進士故藍田
新安縣志

卷之八

尊三六

令行德祖母歿三十年曾孫爾嘉爾淑揖謂余先世
苦節幸被旌邑有乘鄉長老有牘陳雪灘太史有誄
併乞先生傳光彤管余曰嘻足徵矣何溢爲而請不
已傳體在史宜職其大者婦人首節書節可也如臣
之忠子之孝其他細碎固不必書至節已著矣則尤
按節所錄成人情欲沮多端幾什而立得堅剛骨性
是爲難耳母矢殉所天旣撫孤奉親強視息績聲呀
呀十指學如屬歲大稜或聚而諷百方矣母嚙指血
曰所恃瞑地下日非兩老人乎且如此塊肉何而訖

其其熊焉用生諷者稍退自是矢節益篤啖糠覈供

堂上七筯間以書香絮若孤灰葢荻冷淚隨雨下數
數也黍田數畝幾熟夜大風度落爲枯則撫床嘆天
乎豈終填此孤嫠溝壑耶及旦叩門聲則數隣人相
輪至曰昨七月望方釀飲念母子盼盼數莖穗何忍
委諸風伯故群往代取嗟乎此有感於母之人未必
卽前諷母之大然人情大約不遠我不爲動而人卒
爲動定以天容或誣歟居恒嘆冰寒火熱本性自在
特依違習俗習說率多不振小有特立皆然况忠孝

傷心孀魂百折羣咻羣沮非唯唯口語則危迫立至
之苦詞獨不曰餓死事小乎子卿抗節北庭陵律挽
說媿媿而炕背蹈血不顧卒之頌義士自悔罪通於
天卽此曹子也臣事君婦從夫此義爲極母於是乎
足風兩伯翁業析產有居矣母依公姑居室義給孤
值歲大荒遂併議鬻之邑劉君好德爲言詎雖立此
呱呱者母急止曰幸無煩爾未以人所不敢知有兩
高堂在且產定足據耶劉君遽返舍曰某不如某不
如此殆丈夫語楊氏今稱甲第視一椽一瓦奚若使

天或爽於報將母節徒委荆榛風雨乎矧邑乘諸家
言光附旌綸尤煜煜也劉君余舊有傳故以篤義許
婚楊氏孤今觀鬻產議不爲衷乎而毅然獨持不以
孤爲解前此所諷固宜飄風耳母節孝狀甚駁爲翁
姑危病禱輒應卒獲壽考人爭異之經表章不具論
余據述要以勸天下志節事無惑他端一抒其水寒
火熱耳楊君桂兄弟行三諸生早卒孤洪譽壻於劉
亦諸生受藍田君封則余交藍田君也仲子爾淑師
余焉今館都門李太史家鳳池刷羽牛豢流芬而母

澤遠矣母三十二歲守節壽八十二

節孝婦曹氏傳

孫奇逢 客城

曹氏者新安之三臺人同邑諸生一鵬管君配也父有道母張氏歸一鵬時生十有六年端重閑內則性至孝事舅姑得歡心鵲鳴佐讀一鵬日有聲庠序間六年一鵬逝遺孤二長玉聲五歲次振聲甫週齡曹卻粒矢以死殉姑馬及母黨解之曰若以節自完報夫子也委遺孤不重貽夫子不瞑乎乃強視息然侍舅姑在堂也一鵬逝五年舅會川公逝姑婦孀棲子

母竝立姑尚有二男伯氏以困乏別籍季氏以貧復早

折仰事俯育曹一身績紡拮据晝操作夜侍姑寢三十餘年未一言扳及兄若孤侄輩姑多疾恒祝天乞代脫簪珥爲藥資值歲凶姑憐之諭歡二庭曹泣曰吾聞婦人名節爲重餓死爲輕姑如未亮請縊姑前以釋憂念姑痛而止時督振聲曰汝兒以家計累汝可從伯父猛力問業以繼父志後家計愈困伯氏益離徙曹泣告其父曰遺孤廢棄未亾人強存何爲乎父招振聲至家人食而教誨之至督課精勤則尤仲

氏周爰力爲多振聲舉茂才會曹病垂危姑仍在堂
乃囑玉聲兄弟曰吾之強視息者以汝祖母在故勉
撫若等圖事養以終天年今我先殞白髮哀傷何能
安于地下汝等其念我心而善事之蓋始終不怠姑
其天性如此余前與纂渥誌大槩已具會子振聲成
立以敦慎著蜚聲庠序介而贊余仍次其事屬余爲
傳余讀漢史而有感于陳孝婦之事也其夫行遠婦
諾以養母夫遂不歸有奪之者婦曰養人老母而不
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何以自立于世欲自殺奪
者謀寢遂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壽終盡賣
其田宅財物葬之終奉祭祀今曹之養姑也勞瘁半
生而不能相守以終含辛而逝勉付其事於孤子節
而孝孝而未得畢其孝心更苦孝更摯矣幸有子底
于成然成子固守節難事余于難之中尤原其難了
者以見其節之沉鬱鍛礪云

記

靜修書院記

臨川危

素大學

保定劉先生以道德學問高天下既沒之七年新安
 縣三臺鄉作顓祠以祀之並立孔子廟與明倫堂諸
 生齋室皇慶元年間朝廷賜額曰靜修書院靜修者
 先生之別號也蓋三臺昔有隱君子曰南溪老人梁
 至剛與先生友善間造焉輒為旬月之留至剛之
 子泰及劉英李蒙王果李真從先生游英蚤歲為吏
 一旦幡然折節為學故先生始則距之甚嚴終則與

之甚厚至是首倡祀事何平章瞻留守不荅實里各發金幣畀之興學闡教大振儒風英之力居多從容贊畫者至剛之功元至元五年縣達魯花赤不花梟山長王朝佐始構兩廡繪從祀像然距今五十餘年亦有識書院之顛末俾後世傳焉者非缺典與至正十五年冬鄉貢進士東平杜禹來爲山長慨然以是事爲已任謀于縣尹中山劉得亨創建神門畫泰等四人像以脩食郡達魯花赤鎖任公聞之曰吾守令之責也首出廩祿命滿城縣達魯花赤海壽取碑石

於西山已而吏民間風慕義欣然來助他日公使來屬素爲之記嗚呼去古旣遠人心風俗難以不墜者豈不在於世之君子者乎先生生大河北當國家混一之初銳然有志承聖賢之絕學雖伐南山之竹極其形容贊美固不足以得其精微之萬一來學於斯者讀先生之遺書於是窺其門戶望其宮墻入其窾奧力追先生之遺躅於百世之上其庶幾乎此書院之所以作也然則英也不獨服勤至死以事其師其有功於後來之俊彥豈曰小補之哉顧今用兵河南

共億無藝守令士民卒能成禹之志刻石記載以圖不朽可謂知所先務其牽聯得書者以此至正十七年三月庚子日自元末時兵燹至明百十年崑山周公倫始修祠三楹中肖先生像前有門楹以墻垣傍地十數畝令居民李彥杏管業春秋爲祭祀之需

新安縣題名記

周冕 邑令

余治新安之三年適有銓曹往取之命爲告于民而去之惟是邑之境土卑側汚下爲南北諸水所趨沒溺沉蕩混同魚鱉之區民患蝟興無虛歲焉且公私

匱乏百不足賴民生于斯艱亦甚矣余以官三載其理荒滌穢通滯補偏役役於奔走亦無寧日迄因成功其於禮物固有不暇講者因是行也夷考先君子登仕于斯者以爲向往以考見已之得失一日邑庠生李子智出所藏先庠生融子儉所撰志稿示余余觀其品題諸登仕者之賢否得失如指諸掌明示斷棄截然不爽吁亦可惧哉蓋後之觀今亦猶今之視昔大凡入之有官者虛聲雖彰于當事之時而公論實定于去官之日使果本人心而行實政有裨于民

無負于國斯亦善矣若夫飭詐以欺人矯情而干譽
不惜民情不畏人言取下之膏血而啗之天地鬼神
實昭鑒之後之人殆將從而指摘之此則小人之尤
得罪于名教甚矣吁亦可惧哉新安舊縣官職題名
誠爲禮制之缺余因是爰用刻諸名氏于石遂書此
以爲引此固余之所自省而自訟者也敢曰告人乎
哉後之君子尚無誦焉

建靜修書院記

剛

長洲吳寬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至叙

禹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于七篇之末所謂
名世者歷歷可數自周而降哲人賢相亦或庶幾乎
此莫不因其盛時有興於上者從而出焉皆足以名
世若有不偶然者此豈非天意乎抑又有不盡然者
管寧生于魏武攸緒生於周是也夫二子雖生於亂
世而不爲亂世之用當綱常旣淪而節義獨立天其
於一人之身明斯理之未亡以示乎萬世雖謂之有
意可也當是時乃有大賢君子生於河北曰劉靜修
先生隱居力學觀變待時俯視一世藐焉不滿其風

節孤峻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顧其自守甚嚴而處世則善蓋將合伯夷柳下惠而一之是以名聞中朝徵書再至始一就之而卽歸終竟辭之而不起觀其與時宰書詞氣雍容若不爲異至于出處之際介然不苟者固在也先生卒葬容城祠固在新安城西三十里有土臺起者三人號其地曰三臺鄉先生講學之地也故有靜修書院爲當時所賜額而臨川危公素爲之記元末兵荒書院竟廢百餘年來草棘中遺趾猶存過者尙能指而道之弘治十二年前進士

崑山周倫來爲縣以先生爲百世之師在他邑宜表之况新安有先生之遺蹟忍觀其廢而遂已乎君臨事無私而才具更優民信其德樂於成事越月而書院告完其制特三楹中設先生像而俎豆之三臺中有孔子廟東有學西爲書院廟亦廢久而學改爲神祠君毀之而廟亦不復建曰邑中有廟著於令典此不已曠乎乃改建書院於是知禮者以爲宜臺下有地數畝可樹藝委居民李彥杏收其入歲時縣令率僚屬師生往祀俾供費焉他日君以考績至京爲予

道其故予聞之悚然曰寬方居鄉則慕先生之爲人
今書院之役卽欲爲文以記惜言不文恐爲先生辱
君起謝曰固所願也乃諾之而亦未敢爲也會君以
政績著聞有召命將去任卒強書之蓋先生之高時
之人固有識其志者惟爲國之諱不敢顯言耳予則
何慮於此雖然先生之所爲亦自盡其志焉耳他何
庸計先生旣晦迹不仕功業無聞惟事著述以追程
朱之學所號四書精義易繫辭說皆不傳今所傳者
特遺文數冊而已同時有藁城安默菴先生嘗有私
淑之益其爲人庶可謂同道者君復得其遺文刻之
將並傳于世因記書院之成故及之以見君之尚德
好文非俗吏之所可及也

重修靜修書院記

刪

劉愷

邑人

靜修先生書院在三臺鄉三臺接境容城實亦先生
膏馥沾丐之地先生旣沒耆儒梁浩然與先生之徒
劉英首倡祀事建爲此院毀於元末兵燹百餘年矣
弘治庚辰崑山周侯知縣事乃度材致用卽祠之舊
基建堂三間中肖先生像墻垣門廡規制顯嚴歲時

學官弟子拜祭焉愷惟侯之表章先賢以風後學所以嘉惠吾鄉者殆非尋常盡有司之責者所能及是固不可不記第以先生之道高矣美矣則非愷之愚所能發也雖然先生之祀私于一方而未公于天下愷則有不能已于言焉者先生而生於其時屢召不出出而亟歸隱居授徒明道立言蓋處聖賢之變而不失其正其視許衡吳澄其高下何如也瓊臺丘濬論衡甚于楊雄而况澄又爲宋貢士者耶夫出處者行也註述者言也今畧其行之得失而徒較其言之

多寡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春秋聖人之經有內而有外以三子之所處而斷以聖人之經孰當褒而孰當貶耶從祀者孰當進而孰當黜耶今許氏得從祀而先生猶沮于劉定之妄議蒙泉岳正謂定之以汚沮而議遊龍真確論矣先生渡江賦寄意隱微蓋自元人蘇天爵已識哀宋而作而瓊臺乃疑其籌畫忻幸有爲元之意蓋忽乎詩人以意逆志之說而好事者或藉口以疵先生此愷之所以不能不辯也移其祀於茲鄉者而祀於孔庭移其風勵于一方者而

風勵于天下則豈徒爲先生計實爲道計也

重修儒學記

張光遠代

新安邑於金元間其學宮肇建亦遠迄今餘三百年其廢置者凡幾修葺者凡幾率爲地僻民罷因陋就簡自嘉靖來陵夷計三十餘年遂爲草莽瓦礫之區萬曆丁丑夏予承乏署教事僦居民舍諸生因以廢狀呈之諸上官諸上官可之先是安州別駕晉江翁公仲益以進士來署邑事請之當路者欲改置學宮而未果舉丁丑冬寧海王公德新以恩選名彥蒞是

邑初廟謁覲其地也喟然嘆之曰興賢育才之地固如是耶况孔廟所以報本以妥先聖之靈而崇先聖之教耶期年餘經理城垣樓櫓洎築西南一帶堤防爲地方保障計卽鳩工飭材爰葺費校大撤而新之舊敬一亭在正殿之後啟聖祠與名宦鄉賢二祠在明倫堂之後殊卑隘復頽壞不可觀乃建敬一亭於大堂之北啟聖祠於正殿之東名宦鄉賢祠於戟門之左右葺工於是歲四月之初落成於五月之終其經費之廣綜理之密督課之勤民不告擾甫兩閱月

而聿崇新構度于前規以殿宇巍巍以堂廡翼翼以
門闕眈眈凡梁棟榑榱與夫丹雘粉繪塗堊之屬罔
弗孳然整爛然章望之鴻軒鶴翔輝映壯麗新人所
未覩也謂學宮之新自王公啟夫誰曰不然猗與休
哉興廢起敝王公新學之功信不可磨也抑孰知作
新吾民之功乎慨今教弛俗偷士習靡振奚啻如學
宮之廢也公以惻愍循吏作斯民以孝弟忠信之化
卽今閭閻已喁喁響風矣而爲吾士類者可弗思所
以興起於孝弟忠信而自新乎孟子曰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則畿甸鄉邑漸被聖君之化伊邇而今
日復有賢令作新者乎若徒以學宮之新頌王公之
功而區區從事於科第以爲王公之望于多士不亦
淺淺乎其論公平嗚呼聖賢事業天地綱常王公揭
此聯于堂成之日茲非興學作士之本心乎諸生請
勒石以紀之屬予爲記乃興學之一道及此是役也
訓導葉縣萬公選典史當塗許公南翊贊厥成因併
書之

重修文廟記

長洲吳寬

保定爲畿內大府屬縣十七新安在府東民鮮而地
僻驛舍不設終歲殆無過客縣令周公以進士選至
乃得優於爲治歲餘徃役既均賦稅自足刑罰必中
獄訟益清治績遂爲諸縣最知府董侯察其賢以新
安不足爲也欲練其才俾誦州學州亦治數月代者
至始還任民皆歡動如見父母令下惟行事舉輒立
固知民之可使也初君來爲縣三日例入學闕文廟
視規制狹隘配享諸賢坐列促迫上漏旁穿不蔽風
日嘆曰廟之漏至此及丁祭陳設無地禮容莫展思

有以興修之者久矣君嘗行野見有木若斗童可

又城上蔓草刈而積之人莫喻其故一旦召陶工爲
瓦甃計材物已具始興學之師生議所以興修者且
曰今提學御史陳公方以此督責有司我其可慢皆
應曰然乃擇弘治庚申八月朔旦興工俾縣丞劉朝
典史徐銘分董其事然欲役乎民顧民方阻饑不忍
勞之適行賑卹之令諭之曰來受役者日給米三升
民爭趨赴如流不四月而功成殿之前建屋三楹廣
與殿稱築臺護之殿及兩廡合二十五楹自梁柱外

悉易其故材而一新之以及祭器嘗假於人至是亦無不備縣有學見於國志者特載建于前元修于本朝永樂六年不著修建者之名宣德以來顯於屋梁者有縣令李俊焦祥譚綬三人亦莫考其修葺之始末於是教諭韓文珍訓導蕭韶相與謀曰賢令此舉無亦使後人之茫然也乃其實遣諸生蔡環張睿走京師求文刻石予爲君之鄉人知君之修于家者已久旣又聞施于政者出于流俗每喜爲道之及此舉固不傷費民不告勞經營量度之間未嘗不寓于仁

事之可書者故特書之以示後之人

重修新安城池記

張廷玉

崑山

新安城池新安百姓修之也成則必自書者何若

新安百姓修之金玉勞之也新安城制往不可攷

新安於今視它邑美大無亦金章宗以李元妃故竊

新安城環一千一百四十四方則三百四雉有奇今

新安舊址耶城大而臨溪阜往遭淫雨四面勢若稽天

新安潰幾無城不可以守時余令新安蓋歲戊午孟秋

其城先任張公止修迤北一面餘三面不如一
大矣垣爲是條議首請願縣尉湯君才董其役畚
已兵借百姓三日力修迤西半面迄明年己未不
爲仍借民力因社量工築東南一面迄西半面迤
爲面高三丈濶一丈二尺城門無樓櫓舊宇且隘
始築樓而扁之囑曰恐民勸慰之曰亦爲
若兵止以乘城不以戒初爾衆誰無父
百姓始歡呼趨事其修城也城環水
大者無小者籠籠故不

成甚速至乘城城以內南北地多閑居家寥寥無人守
余至捐俸三十餘金券買士民地招流移五百餘家
令葺草宇而棲鴻雁于垣庶幾有之且選民兵千餘
爲城守護城者池但池可濬之深而池以湯又莫如
新安新安城外環樹高柳堤下舊有瀦水渠一匝余
曰是不可以池而湯乎爰開增三丈深一丈二尺沿
隈浹而栽以蓮引河水滿注其中水外堤上又新樹
以柳余時乘舟環盼有兩行烟柳十里荷花層層粉
堞淡淡晴雲之芳妍蓋不徒得險併以得景昔孟昶

在蜀城上盡種芙蓉謂左右曰真錦城也茲其近之
是役也縣注鹵無土祗伊減伊匹是因故城非鉄瓮
長雲池亦非象以昆明戈船樓船相對第非時用民
力矣更苟且塞責義不敢出然亦可藉而無恐震隣
矣爾百姓終勿謂增埤浚隍徒託之霖雨爲顏真卿
未卵而時日之過計也抑余因是而有望焉之城也
之池也坏土尺水皆民力也嗣後幸我同事地方其
民力是惜增所未高鑿所未深培固所已高已深無
輕擲此民力則惠政賢于白鹿遠矣

新建雲衢橋記

陳舜道

邑人

邑城門故有四其東南一門蓋新所闢旣闢乃門而
長河限于外非舟楫莫渡行者病之屢議建橋以費
年止我侯自訓邑庠時已懷此志及蒞任來灑沉澹
灾朝夕惟勤圖所以振刷而綏寧之者無不至越明
年事治民安一日謁先師畢庠之師若弟復申前議
公慨然曰此有司事也况吾素志而未舉也遂料集
匠作親詣其所商倚約之長短揣躡鳩之淺深計工
度役舉所費而必畫之首捐俸金爲倡而寮采而鄉

大夫士及氓庶之好義者咸有助以所集金市大木
若干章擇鄉民中之勤者二三人督理之肇工于二
月之吉健再閱月而厥工告成簪戟虹垂浮空據岸
壯哉橋乎勢侔坤軸形埒金堤矣農工便車馬通舳
舳利徼獨新民賴之諸商賈苦權稅者事經遂就解
以建錄求此橋遂稱坦途數千里皆如其惠德尤有
進於是者初闢是門也本爲通靈秀以昌文運公又
以靈衢名橋此其意深遠矣闕之故老相傳舉學宮
墻內外但有新作其年青於子然嘉拾華輒登上第
若持左券弗爽公今尊宮理舍建橋暨坊其所整飭
數倍往昔則人才之興爛然勛業不啻倍出考之宋
宜興令疏玉帶河而境內士遂大魁天下且昆李同
登至今以爲美談公之雲衢倘亦玉帶類應何其盛
哉公之嘉猷茂績俟觀風者採之茲不具論論其所
以濟民振士者如此固知此門存則此橋存此橋存
則公之令德令名並永永弗替矣然則此碑也卽謂
之去思其可

新安縣志 孟家溝築堤障水記

張光遠

水不可以必治治之也以必治治之則必見水而不見人又必見已而不見水不見水必且與水爭而不見人又必且與人爭幾何不隣壑哉新安當九河尾閭水多稱害而孟家溝者尤西水要害地先是北水自容城小里村來由三臺鄉山西村以投南之壘河東達天津則就下自然之勢耳山西村弗便而曲防以雍之則小里村受其害以是兩村之民交訟于上會官勘議數年乃定蓋仍以壘河爲壑也隆慶辛未秋爲山西村者不能與小里爭顧盜決此溝以徙水害遂至杜家疇東連村落者可十有八凡潦禾稼可千餘頃而邑城亦岌岌焉蟻穴是懼不幾于壑其國哉鄉民李鯤等懇之邑侯蔣公而築之未幾壬申夏復修其郟士民乃奔控罷守張公公偕蔣侯率父老躬詣其地相水勢順逆較民害多寡檢前官之斷案乃罪盜決者而大加板築百姓呼躍聲動數里而東南之砥障者定仍帖鄉民劉宣化等永永護之以杜鼠雀爭俾無遺弱肉者患今年秋雨浹洪濤泛漲十八村之民獲免漂沒而遂粒食者誰不旦夕窺金

堤而佛手則我蔣侯暨公之大有造於民也豈繫一日庇僉謀勤石垂之後爲百億年計而乞予言記予竊惟守令之造福民惟知有民而已固不必侈言興利除害中卽利也莫大焉我公若侯所躬翼而煦濡惟是孑然者民其肯以已奉豪右而以水使與吾二三黔首增此土將傾洞不已寃爲魚鱉乎故其于水也以不治治之也自是波臣受職囂語不生使奕世後不以水之爭爭及于入者非公若侯之遺澤奚可張公諱旆晉之解州人乙卯鄉進士蔣公諱學成粵

之潯州人辛酉鄉進士其他善政已芬彤管此卽障水一端記明德也

鄭公署新安縣德政記

張正儒 邑人

鄭公之署新邑也符經兩握治幾二載初與新任者代將行邑士民相與謀曰吾曹荷公庇最隆盍鑄諸石以垂不朽公聞而力止之曰吾恐負上意違下情於民將樹怨是悞烏敢任德其已之行之日童叟絡繹遮道泣扳如嬰赤之戀乳哺未几張侯以制歸邑士人與公復來相率赴府赴道赴院備述公政當路

者察公有德乎民曰洵循吏也於是公再署新邑士
民踴躍又若嬰赤之獲乳哺也及公行民感公者深
于前謀而欲鑄諸石者堅于前公聞而止之者又力
于前邑士民恐迫公不自安曰姑緩之今公代轉已
久繼公者林侯與公爲符邑人曰沐新澤難忘舊德
碑其時矣生員張燾鄉民周尙武葦礮石而索余爲
記余不嫻于文然分列子民叨公宇下公之政每樂
道之敢以拙辭按公之署新邑也家視其事身視其
民以溫厚和平之心運樽節愛養之政念學校乃作
人之本首爲興育朔望提誨青青子衿人思自奮謂
鄉約爲風化所關勸善戒惡各有歌咏習俗一變時
當大旱則徒走拜禱不言勞歲值荒歉則傾囊賑卹
移文請粟而飢民之全活者衆流移之歸復者多九
河會流邑多泛濫設法築堤水退地出間有未墾之
田又曲處助人開種催科不煩鞭朴惟除里甲之弊
查逋負之源調停緩急而納者爭先斷訟不尙威嚴
惟以愷切之談動以真實之意反復化導而服者恐
後他如儉以率民勤以勵衆公庭肅清四野安堵種

種善政所謂平易近民而民自親故相得之深也昔人云吏去民有憎者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公獨使人德之真善之善也行將以治新邑者治天下天下人將永永頌無窮矣可但新邑祝頌也

灌渠採旱記

陳 盟 教諭

今上四十五年春上谷治所在以虺螟告治兵使者身巡行幽晦察災之傷否以差數於朝次至新安依稀汀袍漲綠隴浪翻青欣然有當於心曳屣田間手麥穗而賞之曰生意乃在是乎令人斯於是東平

張公尹茲邑奏最矣逡巡以灌渠之說進謂不過楚弓楚得耳天功庸可貪而邑遂以有秋陳子後至食地利者膾炙成功如身親其事也乃謀之石蓋新安九河尾閭三方瀕水地脉自西來迤北入治差可施畚鍤淫潦則四履皆波惟村阜數點若島若髻年來馮夷受職秦渠鄴澮夫非已効哉而重隄鉅障望如蠶螯終古不受滴瀝之利者何也會是春不雨蝗生麥稿如髮且童然公與尉湯君議得七寸水可立盡蝗噉噉者色起矣彼夫盈盈如帶者何物耶使啟閉

有司疏築得法道之猶障之也當澎湃汎濫誰敢以
民命狎柰何值平瀾淺波之日以民命待乎何異畏
屢舞號呶而并指温温秩秩者以伐德也尉乃馳度
高下蜿蜒建瓴荷鋤隨水纔通流灌取次疏濬歎呼
聲動地如翻倒貝宮萬斛摩厓傾囊瀉出沙礫皆作
真金色自張材涑城起至獅子大小王六里等村共
活八百餘頃次第載原詳中尉日夕立隄上不還縣
如是者三旬有餘公率簿書暇輒往蒞之無敢諱者
貧富腴瘠凹凸盡屬狀乃已起視來牟煦煦乎何其

孺子也頃之莊莊乎何其

其君子也信哉歲則大熟豈不並受其福哉士若者
咸詫曰吾今乃知水之可以利人國也向使以長隄
爲解有與蝗俱盡耳益信天下事未有全害而無利
者顧御之何如天生小人豈應飽豺虎之吻不足一
當貪詐之使是吹冷壑驚曲木之故智也况不爲小
人者乎抑何其拘泥不通哉是歲也灾而不傷惟公
與尉之賜治兵使者得藉手抒宵旰矣是爲記公諱
志尹東平州人尉諱應麟泗州人記已而系之銘銘

曰黑首介身鶴井俾爾匪行邁謀我疆我理
鋪雲興再鋪電紫酥液膏流迸珠濺灑唯土物愛我民小
子浩浩乎白水

張侯捐俸置地居流移并建玉皇廟記 陳鼎

新之爲縣隘毋論已病多水食於土者五之二又甚
鹵瘠鮮生理橫術何廣廣兮一二搢紳家半畝外不
蕭葦蔽天則區脫耳管大夫所謂土多民少之城也
有焉貧者苦卓錫恒餽舍舍之日窘益廢箸去而大
姓籍廣莫人居自若莫有能通其利者最鉅則邑治

曲河北達其遠公庾園土以武計者不逾百
卒有非常燐烟作恠是坐不虞也於是金明張公以
進士來甫止堂皇延見父老語未竟卽以棘事入
具還之閱月周視城隍知所以利小人者在是乃率
而謀之捐公祿若干鑲易其地從廣若干畝步予
之無業者業之不旬日比屋如櫛居然五父矣北
城足泐玉皇廟三楹周以垣堵南衝腹路煥焉改
觀赫焉志易新若益而廓者民相與屬廣文陳子識
之無忘侯賜陳子故難之曰侯功大者釐猾安民成

城均役圩陂盡墾以至什伍保甲創未有垂不礪種
種尸祝有待顧而急乎群曰凡此皆軫卹民之餘施
者也侯惠政至不可舉矣民謀片礪未就不後之哉
乃更曰侯之惠爾民固其性然德不任受也予屬朝
夕奉教深矣盍俟諸則又曰民小人何知仁義以響
其利者爲有德辟彼大造不私物而簷雷之曝祇覺
其暄微侯祗席不至此不祠而貌之未已也云爾耶
予唯唯間嘗讀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夫外次
則處也輕散也重矣其法當地不辟以至用不足土

不蠲無施而可誰職其容之者至是今茲茲亦爾
茫茫彼然者民豈不豐敬一壘顧孰有爲賦頌者
如侯之容保之哉一旦爾幹爾宅若固有之稱于邑
曰重民亡慮數十百家以長子孫維今伊始侯之稱
其未有矣乎進之而實右臂仰無生奸究心再進而
其以神使入其理則懷出其開則顯又聖人濯世
言其意之謂也意深哉然尤有進于此者方今邊徼
不靖盜者竊竊戒衣柳一或風非五兩非十年挺起
一焉開與我登罪守也侯之利賴斯土又寧趨在

言其在獄慎已耶侯張諱廷玉延安人由庚戌進士
官中理廬舍董治神祠則賴尉爲多尉中都湯諱
法并得書而次其事于珉者廣文金川陳子盟
新安前令林公修學記 陳

身履所及學宮圯者無新安若矣而講堂語多金
彙變類初亞然諸生曰奚有於是是前令林公所憂
無而就者也善乎公之爲令也邑人士父母之思莫
右於是公也猶憶公之言曰無講堂奚爲誦習地
鳩工庀材而朝夕其處不敢以他于役視之也不然
方舟旋於豐芭中神袖委士奚有於是口公之蒞吾
邑期不及再瓜其治幹已若斯籍公不去將新殿廡
創學宮齋舍不一一如其腹畫哉是不一令所爲邑
禦擇不一事至今舉公大蹟猶夫令也而獨寤寐公
之甚者寧於公有私耶堂成于辛亥歲之冬月俱久
浸忘且樂後之人如公者踵至何廢不興也先生盍
記之蓋年來靡日不會靡會不譚靡譚不及此公因
及此事善乎公之修講堂勝言講堂而言講堂尤勝

修講堂也語足不朽矣子因以是夏頌其門曰道明德立用附于林公之意諸生志之母忘斯語則登講堂又勝記講堂也若夫漸次料理卽麗者亦無新安若則當事者之事予口次諸生筆而記之

新安縣儒學題名記

馮蘭 侍郎

新安縣地屬保郡燕山壯其西滄海蕩其東南近濡陽顯頊之陵北距古雄涿鹿之野白溝易水襟帶境內烟舍翠結蓄精會靈奔盈發洩於人物故英俊之士出而與州郡相感自明國初以迄於今其洪聲重

望則獨赫赫著聞有弗可及也已矣滁陽周君冕來治於斯顧其地之多賢而悅之嘉靖辛卯乃以甲科暨貢例若干人欲名於石徵文紀實惟夫實理自然之本體之謂天道命之人具於心爲性知而行之則爲體用之全本諸身以及家國天下信體達用推準動化極經綸參贊之功是則聖賢所講君師所教士君子之所期待克實得名自殊乎沒世無焉者斯爲不朽始卓然有辭於天地間矣名之豈易得哉自夫少習壯行者而不倦可也反身淑人正己澤物可也

致其中和位兩儀育萬物可也今萃一邑之賢絕名
堅貞凡志功名者一接乎目能無思乎必將曰某也
名重副實某也流芳啟後某也位崇而盡其才某也
官卑而屈其志某也能文章某也有政事夫學道一
也其成名有不同蓋人之才能雖聖賢亦不齊品例
擬議而可否隨之今視往猶後視今也往者賢足爲
今所法有弗然爲今所戒也其今之法戒於前者寃
其實或賢耶否耶則爲他日之擇取以爲賢否其名
之傳又以爲後人之法戒名不可掩存乎其人可不
慎歟此固周君題名之美意所以昭鑒於無窮也於
是乎記

訓導鄔君重修儒學記

孫竒逢 徵君

余舊交陳君盟張君文暉兩博士曾兩及其學宮自
聖廟而下風雨不蔽後二十年再過其地則煥然改
觀新人士謂鄔孝徵先生罄三年贊儀平生心力拮
据而新之殊不借他人一金一粒子曰鄔君知所重
矣繼而君頌予感慨激揚因論交焉迄丙戌予來避
地與君僅隔一墻君雖病時折簡相招未幾以病解

官竟卒於官舍新人士沐其率士之德而念其修學之功合詞而請予爲之記予義不容辭常聞之先儒云學之一言統千古帝王聖賢不能滿其量者也世而治學之明世而大治學之純堯舜禹湯文武不過躬行此學之人耳世而亂學之僞世而大亂學之謬桀紂幽厲秦皇不過躬悖此學之人耳所謂學術事功天德王道原不可分而爲兩漢高豁達大度有爲之主史稱其不事詩書寇萊公澶淵之役自是有宋賢相乖崖謂不學無術益正謂學之分量難滿夫子憤樂至老到底無驢足之期七十子以至三千衆分其緒餘咳唾皆足以居身而立世則學之用真天地聖人不能盡而愚夫愚婦可與知明高皇之立學也自國而鄉位置周至意在令天下人習於親遜揖讓之節以仁爲宅以義爲路以禮爲門以廉耻爲垣墻此學大明則有司借學較以爲重此學不明則學較借有司以爲重其於風俗人心關係何如耶風俗至今日不忍言而人心具在則轉世維風斷不能舍綱常名教而別有制治保安之術鄔君今日之修學也

其殆與新人士各修其自心之學以共砥此波流者乎孔子作春秋而千萬世之亂臣賊子惧予謂學之本原必先自君父起新人士感君修學之功定不君修學之意予轉望鄉國郡縣之肄業於其中者共闡此學字之義君之所新者聖殿兩廡後則明倫堂暨兩齋房前則戟門櫺星門鄉賢名宦二祠門外爲泮池東西兩坊城東南隅又起魁星閣工力亦浩繁矣君不惜費不惜勞非真實學道人能如是乎君諱萃號孝徵楚石首人而寄籍於燕者也

重修文廟并建文筆峰記

陳諤言

邑人

川南陳君於丁巳夏來署余庠謁廟時見先帥殿鐵鳳參差鴛瓦疎脫而螭吻嘲風之屬漸委于地遂嘆曰風雨不足庇何以薦其敬也飄露若是葺之急及見宮牆外一水環其前長虹跨於右於堪輿理若合獨無文筆以接其氣未善也則建之又急第於火見龍見非時至戊午春方議舉適值邑侯懸車陳君曰時不可失吾力猶可及此於是登城相地對龍門南望鵝臺方土一區稍偏爲版榦畚築增益之作文筆

於上下徑八尺高十有八尺夫役之費餉并灰磚等
悉出自公邑尉湯君載壺落成觀壁璜之傍水各洄
漫不歸一曰吾任此於是開舊泮池而作一磚橋因
疏壅合散使東西之水合貫其中橋之南又爲巨道
直連文筆下若可循而登也時已中夏恐先師殿不
禁淫雨其言之署縣君發額銀及俸金十五金餘然
費甚鉅弗能給也其他皆尉君經理焉庀材董事凡
板筮磚甃激者整之朽者堅之雖因其舊而新是旨
然棟易而隆椽斲而鶻真若五鳳翹翼雙龍蟠首聳
飛壯麗成鼎冠之觀矣命陳子諤言記其事曰夫營
室者必先宗廟重本也夫子之道使世運常明人心
不毀其所當尊崇何如且從一命而上孰非澤之所
遺凡瞻榱桷者莫不仰思新安之學前之人非無修
葺也或聊以爲名或上之意本實而下以虛應之則
修之實壞之也安有創其未有理其極敝如兩君者
乎在陳薄遊於此雖興學育才與有望焉若出囊中
資斧爲遠廬作盛事豈所望於苜蓿先生耶至湯則
非其任也亦非其事也乃毅然自任其人慷慨而有

爲故爾一時豪舉足爲余庠千古佳話哉前人之若
得爲而不爲兩君則若不得爲而能爲因思從古之
事件食者病於負乘代對者又阻於越俎則圖事揆
策者無望其叩首信眉舉一切宏猷急務將安托哉
若能已可爲不論其事也事當爲不論其人也必勇
者效其力智者效其謀天下無不奏之績矣兩君異
日任天下事必能若今之事於余庠者余且爲世道
慶陳諱盟富順人楊諱應麟泗州人時戊午六月朔
日新安舉人陳諤言記

閩家灣新建廣祐橋記

太倉顧士琦

戶科給事

安州之屬邑曰新安易水經焉折而南有灣土人名
曰閩家灣實爲南北孔道跨而爲橋所從來已久響
爲架木爲之上則車馬之所蹂躪下則河水之所衝
撼率數年輒壞壞則徒馭往來咨嗟而患苦之於是
內宦劉壽過而徘徊太息不忍民之病涉而橋之屢
毀也廼倡爲久遠之圖改木爲石取群材鳩衆工審
曲藉址度長繫廣縱徑二百餘尺橫一十七尺下醜
水門十八道用金錢四十五萬越四閱月而告成過

者樂之請立石爲記余爲都城遐邇僊宮梵宇亡慮
億計則皆後官中貴之力居多說者時或非之殊不知功德因果事亦足以消人侈心而默化奸慝有裨
於世不小然揆諸實際猶不如道路橋梁之爲愈是
役也革故鼎新從煩去簡易危爲安凡輶軒柴車驅
策荷擔者日遊于平夷坦蕩而不知有跋涉傾圯之
患則其功與聚沙成塔不可同年而語誠福蒼生而
利萬世也天子睿想及此方捐億萬之資以新胡良
巨馬二橋體聖母在天之靈至孝與天地不朽今內
侍綿國家之鴻造創濟世之津梁屹然與胡良巨馬
並時相雄望其磐石鞏固當亦俱不朽也第其名不
足以副偉鉅今更曰廣祐併勒諸石復作頌曰維易
隈澳南流湯湯道阻且迴伊昔以梁厥梁維木崩墜
靡常爰有善士謀之允臧更締磐石樂施首倡不日
不月雲構虹翔有來馳驅休矣樂康工新基舊神護
時良河波不驚物力堅強奠安于茲廣利四方於萬
斯年作彼周行

新安縣張公創修學宅記

陳盟

國家廣置師儒宮舍並建久任通經懋矣邇來非計日遷則計旦暮固將傳舍官吳管傳舍舍也彼工塗餘者又或陽慕響之而陰苟且之寧有幸歟新安斗邑一切率畧其甚縣無垣等而下學官無舍舊卽有舍類宮中恒以曠且庠之沿礪棄去幾三十年未有過而問者宮墻無主臯比頻虛中卽稍自振拔道無也邑頗乏贏屋至則懷儻券漫滅不得展襍被間有義士不忍先生暴露良苦率又逆旅其居卽弟子苦先生亦久矣余暇與士指畫瓦礫中謀可復士津津亦欲有所自効會尉湯君者有幹材卽相與估物費某某約破中人之產三什三自義鏹什一以官柳之槎枿者陶甓甃餘什六未有處也而遼事起修俾治械塲賦練兵郡檄旦夕下旋亦罷去蓋自張公褰帷日汲汲終歲無寧晷矣乃公從容取次舉而城功爲最鉅更以其餘招流鑿類亭思樂創社學新貧屋等事一日顧謂諸生曰學師不居學官真令槐市井間耶生何嚶嚶也諸生敬謝軍興多故神君以一死比於鉅邑未省所息駕敢以不遑請且生嘗畫之

矣寧輟公所飲水當泉布乎公曰吾獨無公入耶語
未竟輒捐俸若干緡付尉卜良鳩工材亡何楊槐啣
尾至亡何輒植輦集又亡何兩齋舍居然成矣凡諭
若訓庭宅各三楹子舍井竈各二楹諭浮二楹役屋
各數椽門垣戶牖稱是合辭請爲中秋日自重陽前
五日興以十月望竟事匠有餼而備有值日作五十
人如呼其室之亞旅也民不知役功以告竣訓導瑞
圖屬教諭盟識其事用詔來者竊因是窺公之治邑
如治其身官竅竅節無不欲寧其所後卽安而行者
行運者運神泊乎未有動也方且鞅掌簿牘方且摩
娑筆研蔣花哦月課子調魚俄而五官並用俄而據
梧心齋俄而百廢修諸營辦姦蠹清若賅存之自効
其職而不關神明也不駸駸幾至人乎要言之不隲
一真名法真欲與民相守意念真欲與民休息精神
真欲與民往來其於粉飾故習去盡豚魚可格也以
故一歲間何所不振作無論尺寸地必致周慎期爲
後人貽是兩齋舍豈惟俾异日至者如歸不若曩之
釋簦問屋望門投止服官而不獲解裝食公惠於何

有將自是春千秋羽地氣以靈後之人且憑藉愛護
之不墜公施而後知公精神意念所垂久遠與世之
陽慕響而陰苟且之者相萬萬也則惟其真也于是
有湯君之真材一受成畫以出無不即底厥績木屑
竹頭皆有方畧當公旨是則公志運而氣足以克之
而神究泊乎未有動也所可測公百一者此爾若夫
大厦之廢夫固先後之人戴之矣公諱廷玉陝西延
安人庚戌進士尉則泗州湯諱應麟捐俸自公始而
尉繼之論訓又繼之合原額修宅銀數俱列碑陰以
諸生急義者用者等齋生爲仇立愛劉邦重白瑀張
鴻儒記而銘之者教諭盟也銘曰於鏢皇祖楚楚樓
下孰瘞厥居腐而儒者羽籥委曠珮弁偃野詎戴屋
遊寄於螺房蠶則績兮蟹乃有筐歲餘紀二僅升其
堂文翁雅化鼎闢茨宇莘莘鼓篋無敢告厥我絃我
誦則百斯舉剡而不舍筍玉登俎庫經腹笥庖墳饌
史一私之官粵惟君子式歌明德曷維其已

創建文昌祠記

高景邑人

天象懸衡於北斗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歷代奄

甸萬方丕圖至治武晏文修則文昌用事爲文武爵
祿之司命曩邑令吳公會斗建一閣聳城隅上上祀
文昌下祀魁星無前祠也鄔學博萃相文廟東金章
妃梳洗樓遺址舊曾構文明樓謀爲之祠方勦荆榛
庀木石而麗牲方勒函席頓空予歸自宜雲迺捐俸
諏日僭功而邑諸生韓生敬文辛生起尹王生賜魁
俾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宅如金石設色之工咸執藝
以待經始在順治戊子二月落成於四月祠三楹則
歸然表表神阜矣以則天象協地宜典人文胥於斯

邑人士展拜奮起若駕八駿而馳崑崙何翩翩如林
也旣列如林則有文之事上之法周召爲訓誥之文
經緯天地以成章下之則知天如括蒼知性與天道
如於越卽德非其至然文星隆則從而隆抑或急近
功持卑議曾雕蟲之不若予予然自侈爲得與于斯
文此之謂咎德咎星天垂象而岳效靈何爲也若此
義不晰止以爲尤拔第高之尸祝適游衍遠眺望遶
祠而青嶂若帶周垣而白流若衽此韻士文人之餘
事耳于文昌何居蓋文昌雖司文運而實以綱常名

教爲契合之符若五倫開汶躬之不修而猥云文運
之興也文昌之靈有餘恫焉予與多士尙勉旃哉碑
記外刻救劫章一戒士子文二勸行社倉文一勸敬
字紙文一懸之壁體文昌之意有所做法再爲之銘
銘曰祠之上氣騰而昌其象文光九河之遶東壁之
方曰爲天宮闈祠之中氣如流虹時而鴻濛時而鬱
蔥祠員陞文昌攸宮日之方中狀如卿雲或輪困或
離奇或氤氳群彥於是乎嘗蒸闈風遙遙起乎海東

危公去思碑記

王家祚 邑人

夫碑云思者何志弗忘也云去思者何由後以憶其
前其棠勿剪情以彌殷志公也晉何武去後常見思
先我危公而得之矣公初尹茲土見地瘠民貧不忍
火烈民望而畏故撫字多方心勞不憚夫新從無負
賦公令自封自投民不苦羨馭下愛嘖咲卽有狐狸
敢晝號乎訟獄相質者無坐肺石猶必再三曉以大
義俾無情者心折申嚴保甲荏苒無竊發追呼不擾
花村無影吠督課青衿梓荷香社義而人文蔚起至
於和氣飲人招撫流亡禦災捍患非可一端盡者大

約公之人忠孝性成節廉天賦故鐫功過格翼教旨
以示勸化見善者欲表井里見惡者卽殊井疆嚴父
慈母於公見之矣事之大且重者南北交訐功令切
責當事者凜凜不敢安枕席催餉檄如雨公設法籌
畫水輪陸輓民弗病戍無揭竿復徵都門全江
火器者鑪錘威遠三眼神鎗之類不下三五百數一
切禦敵之物俱公初始也豈因人成事以苟且圖倖
倖哉且初增月城開渠引水環城四五里許故九年
兵壓城圍公晝夜城頭黜鞭斥惟動以利害開倉發
粟弗責償人人感若挾纊投醪至決堤灌水人心乘
變鼓譟公從容鎮定應倉卒之變裕如新人無爛額
焦頭公之福德寧有量乎治亂之藥石興平之梁肉
公之謂也然不止公在新大有造於新卽公去新以
公之遺愛後恃以無恐且世世永利賴焉公陞雲南
維摩州守命駕之日囊篋蕭然真琴鶴相隨景况聖
天子念遐荒非所以酬勲旋改祁州牧公復隄建磚
城一如撫新者無祁想去而思者不獨我新人士也
公諱思謙號六吉湖廣之光化人也

重修城隍廟記

仇惠邑人

古昔聖帝明王以愛人之心行愛人之政而又與天下之人才共天下之治理蓋無乎弗用其極矣然不但已也以其或值於天時之偏或發於人事之微或囿於氣數之變凡旱澇螟蝗疾疫之類皆足以爲厲於其民雖聖且賢或不得而免信非人力之所能勝至城隍其尤顯而不敢後焉者城隍爲神自京都而府而州而縣各有其祀而神弗專厥名一以命德討罪主宰斯世者相表裏焉詎他祀之可比哉新安城

隍廟在縣治西一里許舊制規模非不宏且大第歷歲綿遠宮殿廊廡震雨凌風不蔽星月圯漏甚矣久焉不葺人將狎先是西蜀任君議以進士來主斯土欲有志於繕修會有它遷之命旣而弘治丙辰關南譚君綬以鄉進士代下車之初來謁廟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間禮訖聚賓屬舉觴而告之曰祀事之舉吾職也矧城隍與吾爲陰陽其可委之弗慮遂命義官韓永隆蔡昂辛寵董其事闕遺吐舉糞壤復捐緡錢若干鳩集工匠繼日營治儲材于山陶埴于

場人樂助其費祠落成於明年丁巳孟秋望經畫措
置莫不中度屹然而垣墻峻煥然而殿宇新棖楠之
翬飛非復昔之委墜也文繪之彰施非復昔之塵海
也與夫後寢前門宏壯軒豁誠可以妥神靈而起人
敬昔宋之韓忠獻公有云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
重吾譚君之謂也韓永隆屬余叙其始末余以誦薄
辭謝弗獲竊惟神高聽卑誠感必應吾侯之事神勤
民可謂純懇神之施報庸可量吾意以必靈之神享
有廟之祭比護國福民殃惡祥善祈雨暘而應於影
響轉荒歲而爲豐年如是則誠無不至神無不格誠
則神矣余敢不稽首拜手特以有司敬神安民之意
務真諸貞石播之悠久

重修城隍廟記

王家祚 邑人

余觀天地間祠宇不壞則不圮不修則必壞莫曰圮
始者難爲功繼作者易爲力葢圮與修各居其半云
但輕義之人旣啻其實復推委弗任厥事縱紫標家
不起一義念天下事坐是而廢者滋多矣余以事之
興廢存乎其人景星慶雲不遺于閭巷之衆不必种

世衡翟楫也粵縉我朝典籍城隍秩在禮官暨庇靈
我邑人不煩多贅而新安之初建修補泐之石者又
可攷而知獨自文忠劉中貴聿修鼎新峩峩成一勝
槩余舅教授蓋田白公問記於起部郎石初張公廷
玉勒之貞珉矣然縣而猶缺者鐘樓也土而將圯者
環堵也鄉人朱自明楊四平纂乃考厥軌旗鼓同慕
義者近百數訂盟於劉中貴未修之先屢年補繕美
行在人齒頰間客歲庀材僦工創鐘樓一楹四達軒
版亦可謂麗譙撤土垣八十武有竒易以陶埴一一
增所未脩敝壞葺之圻埽新之修而兼別賦初懋哉
余夙多其義庚多其義盟金石而不寒邇來里婦効
顰不欲爲太白餌而社衆日益矣鼓官宮應鼓角角
應邑子衿罔不樂輸白鏹此果神使之乎抑人所之
乎語云福善禍淫神有顯道善則降之百祥不善降
之百殃神公也理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也若神
往來啟翼赫赫厥聲使人享祀豐潔與薄於修人事
厚於責神報德儉望奢是鬼神之非鬼神人之自爲
爲鬼神也余曰無所爲而爲者神先運也鳥飛於空

魚游于淵知非術取葢朱與楊之念神念也余之念神念也凡社中一倡衆應之念神念也神坐心頭知自修而已矣豈如白馬遶鳴而後爲哉爲祈爲弭或奉或據總所不計昔孔子不語神以事之涉於冥者不神其說正堅人自修之心余之爲此言亦堅同盟自修之心焉爾使有矧之于前而無修之於後並矧之功亦不傳是矧且附修以垂不朽歟功洵懋哉後有重義者必將有事于廟有事于廟者必將有考于碑其尙知所勉焉

重修真武廟記

甯化龍

邑人

惟神真武圖志稱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道秘遇天神授寶劍入武當山修煉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此道家相傳之說而儒則不然粵稽真武實北極佑聖真君也先朝大臣倪岳會題正祀典疏曰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葢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尙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玄龜也蛇也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是形似之故固以名後乃

以玄武爲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
曰佑順助聖真武靈應真君我成祖文皇帝又詔加
號佑順助聖真武靈應真君玄天上帝但繪圖畫依
道家式如就道家言而申之以儒可乎護命經云世
之無極聖衆爲善于獨皇王之所不及賞惟神於無
極光明照無極世界默察而佑其躬若無極衆生爲
惡於獨皇王之所不及刑惟神降無極苦惱宛轉世
間默察而奪其魄世惟神廟貌是崇有以也而真武
廟祀遍天下其在北方尤最靈故吾曠之東口有真

武廟余以陝西按察入觀之祝曰職將從公
大計西土群吏倘有職所不及燭者維神默察之如
前云云又祝曰職願四海皆善一鄉皆善但吾化導
之權僅施於西隅而於天下於一鄉則窮維神默察
之如前云云祝既畢擗首仰視廟貌頽圯矍然曰是
余鄉斯土之罪也夫人多做惕於顯而墮行於幽察
幽者神也崇祀廟以祈神呵護而一鄉化則化一鄉
又在我矣於是捐俸重修棟宇森嚴法身魁偉神何
言哉善佑其躬惡奪其魄神何言哉經云聳固善視

聵者善聽善視惕於神善聽惟資乎言余欲無言是則猶有罪矣於是又捐俸立石而鐫此言於右凡吾鄉人讀此碑或信爲靖樂王太子或信爲北極玄武尙信吾察幽之言庶不負余修廟立石之意云

君子與居亭記

張廷玉 邑人

世未諦富貴淤泥也蓮之愛宜乎不如牡丹之衆矣但新安地不少蓮胡以池爲池成胡以君子與居名亭蓋蓮出於淤泥清而淨植君子也張子非徒豔其名如名海棠曰神仙岩桂曰仙友松曰大夫竹曰此

君故事昔梁州有廉泉讓水武帝問范百年以所處則曰廉讓之間張子亦願與君子居得自附于處廉讓者否則栽花鑿池之爲見雅亦俗矣歲戊午秋七月張子再令新安邑以東皆水皆蓮入署登樓北眺地盡漑無民居張子曰此胡不可以池向吾令平水太守時延蓮池飲曰爾署有之否張子曰署且隘有池無水注水無蓮張子益勃然動君子想頭比至今會此地署後可池於是垣其地而廣袤開塘約六里掘未三尺水出出而易涸爰就城東門引流過縣治

迤西折北鋪一里而東注之塘塘東西取藕徧植其
中央造短橋一道度北南向築以亭子曰君子與居
居之暇所製小船一隻可樯可飲洋洋者魚乎亭亭
者蓮乎又可釣可翫爲官閒無事之引興長乎然張
子意不徒如斯已也夫居官而旁午薄書第不得暇
及退食已暇對妻子宴笑醉飽豈曰非情張子曰我
亦人情也羔羊委蛇謂何新安斗大無事退而自公
猶在公也我自課二三兒讀書外胡敢卽於媮惟就
此亭與居若曰蓮君子也日與君子居無曠此羔羊
餘暇已矣

學傍招募居民新街記

陳 盟

新安邑故湫隘東西北向比屋居其南曠漠若甌脫
然學宮隙處東南隅往往操青烏術者過而病之正
以其曠也然攷學宮甚猥促舍菜之殿曾不能方梵
宇廡廊講舍賴前令林公及張公葺功居多規制粗
構至學宮齋舍仍藁葬也其故則以侶俚鬼而隣山
魑以鴟鳴狐嘯爲四境之聲聞而置二老豎儒其中
清風鶴淚柏影升庭祗益之戰悸耳無恠寧鞠茂草

就民居龍鍾竭屨如望月喘以赴謁蓋所不辭也張
公一日示民廬其地而其右自養濟院南抵雲衢坊
爭屋之無遺履自予來視學事則其北東又畫土而
占籍者纍纍日益至勢不盡閭井之不已也公益費
其屨紆其力而民且固有之矣夫縮此邑綬者不一
命矣柰何不令民什伍其處竟付之樵牧若干年何
也豈亦欲什伍之而不能招徠耶卽招徠之不能撫
輯耶其數十家民又非蕩析移徙空彼以實此向者
匿迹何所今豈自其地出耶公何以得此於民乎假

令公不拂袖去以築隄繕城之長材爲廣文新一廡
地以藏尺蠖之身直咄嗟聞耳雖然使燐火徧爲煙
火昇日卽數椽固可仁恙公之惠自在也而德數十
家民一旦編戶以世茲土自今日始一再而後其雲
若初猶得摩娑此一片石以無忘公于不替公之惠
又寧有旣耶于公之行也民感且泣相與扶挈而屬
予記之夫學官何地也古之教子者且迂焉則化民
成俗真父母心哉公雖行公且以其鄉鄒魯之風貺
此邑多矣又况舉前日之曠者而環堵闐然今乃得

開執形家之口矣不更大有造于黌校耶獨惟此石
礱于去秋以歲事及嚴寒奪公今濱行乃兢鐫之不
少緩聞他有志思公者取石未至暫倩之弗與也公
又何以得此于民乎

高氏家廟記

高 旻 邑人

嘗聞士大夫未營宮室宜建祠堂蓋必先有以妥祖
考之靈而後可徐爲貽子孫之計庶乎理順心安自
是仁至義盡然非所論於今之士大夫也先府君斗
山公孝思素殷衣食之餘不忍豐殖自先王父東川

公捐賓客於廬舍之北獨闢一區起堂三楹門房三
間爲奉先之所從始祖而下秩序爲圖合族之老少
長幼數十年蒸嘗靡倦後卽困於病跪拜爲艱然佳
辰令節暨祖考忌日猶扶掖不廢禮予小子旻全仲
弟景季弟冕雖不明於祭義然念先府君一飯不忘
祖德宗功亟爲此舉正古仁人孝子萃渙合離之意
况母孺人無時不以先府君不忘先世之心爲心春
秋雖高猶躬率其子婦輩薦享必潔不肖旻等目覩
高堂之惻怛痛思先府君生未能展一日之養沒木

能有一事之報負疚抱慚徬徨中夜敢一日忘罔極之德耶入廟思敬祇屬常儀而終奉其身於臨深履薄不愧不怍者尙與先靈實啟佑之庶不遏佚前人恭明德以遺鞠子羞祠之創建在丙寅年三月其重新也在丁亥之冬其立石也在戊子之春不肖旻等薰沐頓首謹記

說

五倫圖說

張光遠

邑人

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朋友之交也是謂五倫在物亦有然者是故鳳凰之於飛鳥有君臣之義焉鶴鳴子和有父子之親焉河淑之睢鳩在原之鵲鴒與黃鳥之綿蠻有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焉蓋天之生物也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此人靈於物也夫何物之性不能改人倫鮮克自盡吾見亂臣賊子接足於世所謂君臣父子信如齊景公

之嘆也至於反目不能正室闕墻惡若賊仇匿怨而
落井下石者其爲夫婦兄弟朋友何如也嘆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是何靈於物者而顧不移于下愚全于
物者而乃不若物之偏者之不失於天乎蓋物所蔽
故獨全其天人而失其本心以故禽獸之弗如也孟
子曰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朱子曰
存之則入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愚將曰存之而
聖賢固也失之反禽獸弗如也敢以是足前賢未發
之意

重修火帝廟碑文記

高景邑人

予真氏之言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則生人之最相關
不可須臾離者也余謫陋未得深究火神之義殆
冥疇所謂地二生天七成者乎陰麗於陽厥象爲火
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則神之功用
天地借以呈能萬彙因而生色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而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而然細者不必論從古帝王
有以火德王天下道貴陽明而賤陰暗喜潔朗而惡
穢污世傳關帝亦火神沒千百年後值火運當權得

分而加封進號其昭宣發揚烜赫千古夫關帝亦人
也而以躋於陰陽造化之數豈中庸贊鬼神之爲德
者耶余請以臆言之天地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
萬物統具一陰陽一物各具一陰陽所云一陰一陽
之謂道也英雄豪傑未免有偏至之請惟至誠建中
和之極而備純粹之德猶之乎天地具四時之全而
總五行之運者也然其所以証聖而入神者則各有
從入之途或得春夏氣多或得秋冬氣多總皆天地
間元氣也五行惟火獨烈故其功用亦最猛古來英
人偉士托火之靈而樹勲名施厚德燒殘邪暴之心
而振起委靡之氣非神其誰賴之吾邑僻在水鄉水
神固各有祀從未有祀火帝者邑令侯公述職韓公
瑋相繼創建工始於萬曆甲辰鄉人薛可大張默周
尙武董其事鼎新於順治戊子鄉人張起鳳拮据經
營肇工於二月落成於八月先是乙酉殿後建堂三
楹耳房二楹亦起鳳率先力也鳳可謂信心人哉事
神總以爲民况火帝非他淫祠比其啟佑吾民使菽
粟如水火而共歸於仁者神之貺也民之幸也

荆

新安縣志辯疑

張可舉 邑令

予蒞新安而知爲恒衛諸水滙流之區也廼土人則曰此九河下流耳予知九河故道在今河間府屬地此以九河各者以大河南北凡水皆從河名如大江南北凡水皆從江名也及讀志謂此之九河與禹貢之九河自異而分野所指九河疑卽此非彼也則亦信此衆水各爲九河且以之當分野詎不啟後人之疑耶此不容無辯者蓋此地屬古冀州東北邊地九

河故道屬古兖州西北邊地在唐堯時大河自大伾北流至碣石入海卽今天津地也冀兖交際地勢最下自九年連雨洪水滔天其間滔天之水瀾漫連海大禹治水于兗地大河近海之處分疏九道謂之九河及大河南徙九河故道得成安土今謂之河間府者謂在昔河之間也新安眎九河故道更濼禹功告成則壤成賦之後始有道可紀因書曰恒衛旣從旣從者從其道也注疏謂易水東注渥水渥水者水經所謂大渥澱小渥澱者是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合澹

水又東合於易衛水出靈壽縣東合滹沱河東北合於易蓋易卽渥水得易而擅易之名也今猶名爲渥易河而社名易陽社禹貢止撮恒衛二名而該易澹滹沱在其中其它入恒衛易澹滹沱諸水尙多也奚止九水而已哉今諸水流行滙合眎昔無異特易滹沱二名仍舊恒衛諸水皆更名矣今呼爲漕爲徐爲雹爲一畝泉爲方順爲平爲唐爲沙爲滋爲白溝者是特土人皆曰河然以其密邇九河故道遂指九者爲九河云夫北方惟一九河如南方惟一九江安得

訛傳以滄疆域乎然則分野所傳自指禹貢所載謂此地相隣同一分野也可如謂此地另一九河爲分野所指而禹貢之九河另一分野則不可因續此說以辨其疑焉至秦時此地爲上谷故號其郡爲上谷郡夫谷以水注谿爲名謂之上谷者以此谷眎天下諸谷最上也是此地雖屬上谷郡而郡之以上谷名實以此地名之因併及之以補志之所未及按此地截長補短方五十里而衆水交注若斯之多也每逢多雨大水爲患土人狎眎見謂尋常今年閏六月暴

山嶽仍水集瀾漫北跨容城南跨高陽西跨安州東跨任丘雄縣如鏡湖然城村廬舍如浮漚點點於水面想昔滔天光景身親見之官民免於溺者倖也旣而繇易州過南宮繇南宮東遶轉北而還其於諸水流行滙合灼之甚真廼知繇任丘北至雄縣亘一長隄爲南北孔道利濟行人甚便也但在棗林庄有橋數空洩迤南諸水趙堡口有橋數空洩迤北諸水往年水小不至大壅隄橋無損新安亦不滄沒今年水大壅甚連至斷棗林隄一里餘長塌趙堡橋三空壅

水始洩新安所以弱而獲免者倖在此也倘隄不斷
橋不塌則壅水不洩新安不淪於烏有哉故曰倖也
今爲後日計莫如於斷隄塌橋處所各建橋梁十數
空方以隄接聯如此卽再遇大水橋空衆多可以洩
而不壅隄可保其不斷橋可保其不塌而孔道不至
再損新安亦不至被溺兩相便利垂之永遠不必於
此外另議疏濬之方也此議予已申請當道似可望
行然猶恐其或不行而所以免水患之策無踰於此
迥必當舉行而無疑者也敢附贅於辯疑之末

誌銘

明禮部尙書劉公墓誌銘

李

時

大學士

公諱愷字承華別號西臯其先興州人相傳漢大司
馬虞之後譜牒不存莫可詳考高祖德甫國初徙居
保定新安曾祖原保定左衛伍長祖滄臨川巡簡父
昭南京刑部員外郎祖暨父俱以公貴贈如其官母
李氏贈夫人公生有異質十餘歲書史過目卽記誦
弗遺從宦南都其所交遊皆海內雋士用是才藻日
茂尤長於古作舉弘治庚戌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

事以公清平怒自勵期無愧於先人能停疑獄爲同
官所敬服嘗曰古稱刑官多無後吾蚤夜兢兢庶幾
無有寃者吾其免乎乙卯擢鴻臚寺左寺丞壬戌陞
右少卿尋轉左少卿正德丁卯陞卿公旣正位儀觀
甚偉閑於禮節又音吐洪亮每宣奏中外未嘗不聳
聽也歲壬申山東盜起徐充漕運慮爲所阻銓部疏
請才名素著諳練軍務者以行乃拜公爲右副都御
史往蒞之命下卽條便宜十數事上皆允俞至則徵
調各鎮兵馬屯拒要害自率精銳往來臨視又效古
人甬道削堤爲墻高二丈許巍然如城綿亘六百餘
里五里爲舖舖築墩置守哨兵勢丕振賊不敢近運
艘繼進無復驚阻國用賴焉明年朝廷以漕河久湮
詔公疏濬公竭力經理甫畢值河決黃陵圍勢甚洶
湧復詔公修治公相度地形築堤岸通故渠以殺其
勢會風雨久作人力莫施公乃致齋禱于河伯其文
有曰神之禍黃陵者寔所以禍吾民也推召災之繇
當禍於官不當禍於民愷願伏神誅以蘇民命已而
雨霽越二日河復故道得腴田數千頃人以爲公誠

意所感疏聞上錫璽書褒美仍賜綵幣羊酒以寵異之有司有以羨餘餽者公曰河復故道實皇天祚我國家夫役効勞簡在上帝有不容以毫髮欺者苟此是饗民之肉而自食其對神之言鬼神臨之在上將報予以顯戮河且復以訖遷矣聞者避之乙亥陞兵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明年陞禮部尙書掌太常寺事時值明武宗南巡郊祀未舉公請回鑾章凡九上明年郊祀禮成上特賜斗牛金衣一襲戊寅郊祀復賜蟒衣三襲玉帶一束公以年未五十位歷八座願謂其子靖臣輩曰吾以一介書生榮遇至此爾輩且復登科目吾願足矣可留不盡之祿以還其朝廷章屢上眷注彌篤今上登極章再上乃獲遂焉旣歸逾三載乃卒嘉靖甲申七月十二日也訃聞上念其勞勩賜祭二壇命有司營葬距生成化庚寅十二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五配李氏封夫人克修儀德子男二長靖臣舉進士官大理寺左寺正次端臣鄉進士女三孫男三長鳳徵國子生以卒之明年三月一日葬三臺村之原從先兆也公聰穎敏達善於談論聽

之使人忘倦忠孝友愛出於天性立朝三十餘年剔
歷中外勛績茂著樂善之心始終弗替自奉甚約至
周親識一無所靳惜視從子猶已出俸資所入悉以
爲婚喪之費人以是多之予與公有世講之好予內
兄刑部員外郎張君正之又公之連姻也雅知公爲
狀屬予銘銘其可辭銘曰趙北燕南其原膺騰靈氣
所鍾篤生良輔材旣嘉只亦有其儀胡璉之器宗廟
是宜周旋廷陛厥聞孔芳禦寇捍患厥功載揚拜賜
駢蕃曰榮旣侈矧有鳳麟科名濟夫公不永年公享
其全饒詞貞石永貞

封文林郎藍田縣知縣懷秋楊公暨配劉孺人

合葬墓誌銘

孫奇逢

文林郎楊公以順治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卒於寢又

三年配孺人劉氏繼卒先藍田君匍匐千里來夏峰

乞銘其父未擄管及是合葬復以母狀來憶居渥城

拉齒相雁行數人爲耆逸社實首推公余心儀久矣

烏敢辭按狀公諱洪譽字懷秋其生小興州人明初

徙居新安之涑城村五世祖立陝西叅政有宦績二

傳循禮兩令單縣臨穎再傳世爵以幹才尉長清建

初志去思具載邑乘是爲公祖父桂年十六舉茂才
識者目爲偉器無何以病逝公三歲失怙伶仃孤苦
母劬勞哺外祖家後就學岳氏且耕且讀公雖起阨
窮慷慨有大志斬截自立耻爲世俗夸毗或遇鄉里
不平奮袂排解豪強聞履聲輒避去公旣用義槩著
費序願獨念母氏水心孀節歷年六十未沾天褒每
索居淚岑岑下會邑紳士具陳當事得蒙旌表公稍
用發抒又母族姊夫亾無子矢志從一後漸迫饑寒
慨然曰安忍使孀節至此且母志謂何抑微獨公也

孀人志同公奉迎扶持終其身復以禮殯於
蓋一時旁觀嘖嘖謂公夫婦唱隨大義不第尋常居
室事是難能耳他至營中表李之墓至再却諸生某
居間之金義形詞色世傳有奇方施藥以起病者全
活甚衆間或持果餌爲酌則扃戶不顧也大約公與
孀人以勤儉持家以慈惠濟物約其腹爲德不一而
足彙如此云嘗一視子官舍時大盜盤據負從甚苦
公見諸獄纍纍則亟囑若曹誰非赤子泥成案聽羅
織生全有幾古有閱刑書閣筆不下彼何人哉蓋藍

田之政獄無冤民公之教也旋歸里蕭然寒儉不異
貧舍公故有夙恙動履出入必杖然神明不哀迨屬
續從容如平時非神之素定能耶孺人邑庠劉好德
女婉變性成事上接下一本誠篤雅與公合志奉孀
姑無論浣臉潔膳姑重髦同榻扶掖幾二十年以故
於姑族姊同公敬禮無怠則誠孝所畜積者素也養
孀女訓以先姑守節事姑有表姪孤女方三歲撫養
婚嫁無異已出人情愛所出固耳姑之子息則有間
之十表至孤孫女尤有間孺人慈惠之稱於是是

間里他口碑無論里有得孀孺人以德撫慰感激無
地至欲火其仇之廬念與孺人連舍而止後自吐實
古稱格豚魚尚屬無情物耳不知視此婦何似公得
壽七十有五孺人得壽八十有一子一行健卽藍田
君順治乙丑進士授陝西西安府藍田縣知縣孫男
三爾嘉廩生爾淑廩生爾脩幼未聘其姻譜俱詳誌
石

銘曰風澆俗僞返樸守貞倚歟公只質直而淳母堅
幽節子成聞人且爲善如渴厥儷維均倘天道之或

與何奕葉之振振雖恩綸已煥而羊腸世祿知養親
志者不於官政於子之身滾城新壠盡彼殍岫我銘
玄室使過者有考於貞珉

奉直大夫山東濟寧州刺史燮五李君墓誌銘

孫奇逢 容城

歲丁未春正月燮五李君以病卒于濟寧官舍起三
月其子淑臯溫臯使來以計聞且持濟紳宗人府府
丞王公所爲狀乞誌墓石之文追思姻誼不忍以衰
病辭憶甲辰之春君以進呈表忠錄被逮緹騎風馳
惴惴懼禍且不測迄對部面質詩言正論人不能奪
廷臣以是益嘉之而君之偉節益著表忠錄者紀甲
申闖逆陷京都諸公殉難之書也其書本余草創君
搜訂勒成一編始聞君被逮余亟赴部白君之無他
迄驅車入燕而

天子已令君還職矣當世方以大受期之忽積勞告殞
豈不悲哉按狀君李姓諱順昌字燮五其先小興州
人始祖故明初爲執金吾永樂間遷入內地占籍新
安之三臺里家焉四傳而金吾之職替又傳至勝勝

生繼先繼先生鶴齡是爲君曾祖號古亭公通經守古步矩先民以明經終爲鄉里所推曾裁其懿行入余取節錄中古亭公生子國光字憲夫有潛德國光生子燦字典古是爲公父充邑庠生積學累行一時門弟子執經問業者趾滿戶外生丈夫子四世昌會昌明昌皆列庠序君其叔也生而奇嶮穎異讀書日數行下時憲夫年九十餘與古侍病躬洗厠踰君八歲耶能代父滌除便液無倦容同里有完一李君鹿江村先生高弟也完一奇君才令從之受學坐卧一

樓書聲達四野至夜分不輟其篤志好學所夫猶能道其伊唔燈火間也出應童子試輒三冠軍旋食廩餼大有聲于庠序君研究經史旁搜博覽根極理要且留心當世之務國初君首膺里選以經明行脩充太學丙戌再行鄉試遂登京兆榜次年下第後以母老就鐸肅寧適河間郡丞缺廉察知君才命視篆叅軍務時姜襄倡亂伏莽竊發君撫良戢暴皆得其宜庚寅遷陝西中部令中部處萬山之巔尙餘流氛遺孽前令皆暴足不至君毅然單車就道謀知渠魁劉

鐵棍最狡悍有聚近萬以計誘其甥丁仲甫與之携
貳仲甫隨以三千衆就撫督撫稱快謂有令若中部
山後不足憂矣未浹旬而劉果爲仲甫所擒民是用
安幸卯自春至五月不雨君力禱之弗應乃厲聲曰
水旱疾疫惟神所司今民罔敢愛牲牲神其弗欲將
奈何與神約三日雨則已不則吾當立死神當立碎
三日內果霖如注邑人勒石誌其異邑西北瀕邊
陲民事騎射視賓興爲具文君爲之講學課藝復資
其貧乏是年劉生爾怡登賢書邑稱彬彬矣未幾

丁母劉太孺人憂狼踰歸里服闋補商南令商南經
其燹後丘墟星散君多方招徠民稍稍復業君課農
桑視勤惰爲賞罰復以牛種給其貧者邑苦鹽額戶
口減而引如故君力請悉蠲荒區隨爲樂土暇則訪
四皓遺跡表用里故里日有詠歌適以誌謨拂衣歸
掌科劉公連章白其誣復君官戊戌補山右之和順
地界黃榆松子四嶺間山高風冷令此者慕難之且
地不宜五穀惟產麻民不解紡織卽鵝衣不備君擇
老嫗之工者分教之日課練三兩月責布一疋滿城

孔扎鳴者機上聲色賦舊以四季征民貧不能應君
申請春三秋八迄今晉有秋完名色實自和順始和
順地鄰樂平額有協濟驛軍銀兩舊例僉富民充役
往往破產不恤君請撫軍通免邑人德之辛丑冬以
上考擢守濟寧濟富木陸交衝煩劇百倍人以三任
僻邑忽當衝郡咸爲君難手焉君至首嚴里甲猾胥
積弊鈎校簿書嚴核隱漏發奸摘伏人皆懾服有以
兩造至者片言輪服而去於大惡巨憝必置之法有
可矜者則不憚反覆詳獻以末生全若捕逃一事人
皆取盈以博陞遷遂不暇計真偽君嚴株連懲脅嚇
一時皆屏跡不敢逞濟河挑濬椿柳暨上下緯挽雖
鄰邑協助而濟之民力不貲君爲民請命得邀寬豁
困乏甦而漕運亦不病河督漕使者交章薦其有經
濟才甲辰適以進呈表忠錄被逮事白復赴職益礪
初心丙午或患痰症猶力疾視事凡八閱月竟不起
嗚呼跡公生平可謂先勞無倦矣王公狀君有曰宏
才四應張弛咸宜處僻邑不多一事處衝郡不遺一
事但聞其賦稅不替而完獄訟不煩而判兵馬往來

冠蓋絡繹一以暇豫處之遇有繁難無不出嗟立
此非知公之深者耶君爲人軒舉英毅貽謨勸儉教
子知勞雖从歷宦邸而布衣蔬食類寒士在肅寧時
余兄子輩見一褐百結而君之吟咏自若惜乎年僅
踰中壽秩僅列刺史豈天之厚君另有在予余旣志
君生平復系之銘

銘曰旣豐其資曷靳其施鬼憎其命吾悲其時三令
山城一守泐水植於其身微於其子三臺之陽木鬱
土良非銘片石維子之藏

墓表

明肅府右長史南川張公墓表

青蒲張以誠 修

學者敦道義閑詩書資性爽朗才猷瑰瑋窮年歲有
積然位卑寡施榮薄行隱君子未嘗不令人而嘆其
遇也仰觀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臣遇君遂魚水歡方能展其蘊藉士遇相樂有容度
斯能顯其德技平居信朋友互相汲引薦拔慶彈冠
以同升此皆奇遇數至其中吾於張大夫有感焉大

夫行一諱光遠字文化別號南川漁叟宋元來世爲
新安馬村人祖廷珪邑學博移居城市歷三世至夷
巷公配馬氏生公幼而穎悟對句敏速平仄不學而
知一日遇夷巷公友蔡君玠何君鵬蔡指坊石試以
對云鉄條東石板公應聲曰玉帶掛金魚何云錦心
繡口小兒童公應聲曰忠肝義膽偉男子人皆目爲
神童夷巷公爲公擇配蔡公立主何公之女何公慨
允盟遂定公以儒士中嘉靖丁酉鄉薦自是聲譽日
隆遠邇期以台輔公亦以天下事自任保定守旺湖

吳公嶽見其文雅重之稱曰國器也庚戌秋公北

西兵直抵都城公嘆云西兵敢猖獗捍禦似無人條
陳禦兵八策欲上之首引中國相司馬部落膽寒有
所指也愛公者勸曰無官守言責蹈出位罪輕履虎
尾如老親何公焚草中止會公友容城椒山楊忠愍
公論嚴分宜奸惡在勦絕跳梁之先下大理獄公於
獄中投以詩有當日壯懷曾有約夜深寶劍照寒空
之句人人爲公危而公不懼癸丑下第公奉夷巷公
命謁銓部得東平守臨行夷巷公囑曰愛民卽愛國

守已卽顯親仁廉兩字宜深念之公抵任會歲荒公
方議賑督糧使欲急完公賦公辨甚力督糧使服之
不兩月值夷巷公憂歸襄葬事如禮服闋補信陽守
信陽申伯故國在荆楚交軍民雜處豪猾難制公廉
以守已仁以撫民驕悍帖服居無何季試諸生得王
公祖嫡何公洛文稱爲內翰才二公先後登第俱拜
內翰人服公巨欸會張江陵遣崇府用封過信陽頗
騷擾公上書曰區區與足下共處海內如風搖萍梗
偶爾相值相觸何嫌何疑足下牌到士民以爲內翰

來丰采自是迥別顧乃縱容豪僕鞭笞官吏苦楚不
可言足下不知是不智知而縱之是不仁不知朝廷
儲足下爲宰輔其舉動如此令人駭異官有內外其
忠君愛民之心則一區區燕趙鄙人素薄功名藐權
勢止知爲民作主爲君分憂而脂葦取容所不能也
江陵得書陽謝之陰嗔之時巡撫章公煥巡按楊公
惟平上章而薦移檄而獎有執法以鋤強梗獨任怨
而不辭培養以植小民終感而不替之語公譽特起
江陵恨公深媒孽其短無所不至已未入朝覲竟有

肅藩右史之擢命下中外扼腕嘆息公卽投簪歸侍
太孺人得歡心讓祖產與二弟里閤賢之築精舍於
南園與親友聚樂性不嗜酒愛客對飲共談閑中見
世不平輒有詩說如休休詞讀羅倫傳詩感黃雀記
五倫圖叙上何宗伯扶綱常維世道書皆忠愛之心
正直之氣吐爲道義之詞不能已於言也其他甚多
萬曆改元有恩詔五品以上得加級公特進階朝列
大夫享年八十有六臨終作對云瀾水郎山收千古
英靈之正氣皇天后土鑒一生忠孝之誠心投筆閉

目而逝無一語及家事史誠曰時乎時乎遇而已矣
以公之才使有所遇其事業光明俊偉必有可觀顧
六上春官不第落落不偶上江陵書無媿効分宜疏
使遇休休大度友以爲賢肯嫉忌之公之才淹沒矣
忠愍負屈泉壤矣尤人之念不終無矣噫五馬方膺
江都長沙命下如日升月恒陰翳陡作風霾頓生山
嵐煙霧四塞障蔽也才大難用何代無之信人生有
遇而難逃乎數王君應乾與予同里同榜公子汝楨
令睢待王公以國士懇予表公墓予雖未面公而閱

公往跡剛正可想予有紀錄責難以不文辭公世系
于姓俱載憲副鍾所劉公允誌茲不贅

高氏諭祭文

順治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世祖章皇帝遣直隸保定府知府薛信辰

諭祭兵部右侍郎高景父高三位前母王氏母馬氏
之靈曰朝廷恩隆錫類臣子誼切揚親爾高三位
乃兵部右侍郎高景之父克培先德善啟後人爾
子協理樞衡勤勞厥職家聲丕振國典宜優特
賜祭一壇造墳安葬景前母王氏母馬氏例得並享
其欽承之

十老會有引

孫奇逢

卷八

丁亥端午于度視我渥城鄰警稍寧驚蒐甫定
爰集此中德望爲尙齒之會長于余者仇繼軒
八十一羅好軒八十仇馥聞六十八薛錦軒六
十七楊懷秋六十六余以六十四得列其中少
於余者魏明楨六十一張于度六十劉元樸王
翼明俱五十八共六百六十三歲日中而集日
暮未散興酣相顧既醉堪歡老者飛揚病者鼓
舞靜言思之此會稀有因題曰十老會成化言

詩以紀之

十老連籌六二日餘端陽此日笑顏舒年逾八十歌喉
細病幾經秋拄杖踈捨堪誰云無暇逸憂煩亦自有
清虛未曾言別復尋約美結情殷見古初

杜徵君詒李和公時跋

余辱交君先大夫濟寧公悉其治狀後以甲申大難
錄赴訊樞曹事良解按錄輯自徵君原記闖逆死難
諸賢刻泐水署會吏有嘆誣爲私刻而許諸當道公
條對甚晰反蒙旌語則前案已宣付史局當是時人
懼覆巢而先事奔解寔和公切緹索之志屬徵君亦
在難後迎謂余此事自關忠節和公復以幹旋成孝
子孰謂吹振三綱正從禍患刮磨中出昔人稱刀鋸
鼎鑊底學問良非欺我詩中及此抑見誼激君親爲

大耳和公堦徵君從子詹宇其異觀者如堵有以夫

新安縣志跋

志紀輿地而列風俗考訊其阜
士無常俗大治者遷下猶堦堦
耳徵君先生以齊癘之編蓬子
暨魏童子能孝而得志之全體
家侍御欲提一邑之人心風俗

而盡還醇厚標一二人立一二
言呼欲爲忠臣孝子義士高逸
悌弟貞婦之元明俱動志所以
貴詳而慎確而信也睢陽劉文
學瓚之言曰邦有盟帶礪而銘
金石者世宜無不知惟是閭巷
布衣閨幃絜苦一世而敦行
其九死而殉節有子將月旦之
所不聞士元風勵之所未收者
吾是以表其微過于表其顯識
其小過于識其大其所以美人
倫厚風俗皆在先生與家侍御

深心內予頑童窮固弗敢知先生旣諾士大夫國人懇予爲門下士自當佐刀錐力先生曰志有凡例則入不濫因條列凡十有一又開勲蹟循良廉能幹畧賢鐸名賢廉介忠節宦蹟儒林與夫義行賢婦義夫掾吏等欵風賢以廣之分類以別之迺若彬炳琬琰予則鈍如錘大抵取法孫師相與前之考舊之志稍爲之補其遺次其類潤其枯闡其旨刪其無關增其有裨至一

人噓衆一言提綱何識以堪之
予亦弗敢知規摹裁定則有爲
四方師表一代龍門之先生觀
良窳察真僞焉志成而先生之
人見後之仰先生者求諸志之
一節見全體是亦洞豁人心維
挽風俗之大端也

順治戊子同月樊輿高

鐸謹

跋



後序

侍御高公自宣大巡方歸獨倦
倦於三十年來缺焉未備之事
亟爲補輯卷帙詳明條畫曲盡
前人之勞績益著後來之規模
愈弘讀者自知其爲良史材予

小子竊謂其心獨苦也

國家典制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有
旌所以風勵天下俾天下之人
聳激慕嚮有所信而不失其性
不亂其倫以還三代之淳而世
有良篤修激之君子又恒取格
於典而旌所不及者標舉之以
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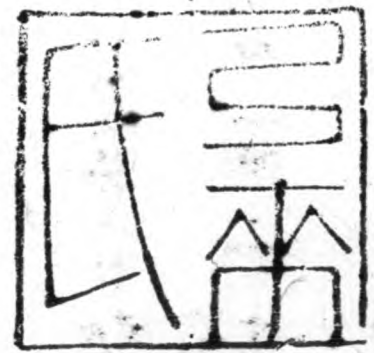
國家風厲之權從古帝王師相無
非憑此以搏捥公之譜名宦也
有循良廉能等科譜鄉賢也有
理學名賢等科至尉之賢者有

譜篆之賢者有譜諸臺郡伯有
利於地方者有譜蓋彰往所以
勸來總令人起顧名思義之意
至於譜賢鐸也則寒瓊冷署亦
得躋於大賢君子之列凡屬有
心寧不自奮善乎孫啟泰徵君
無煩借取又無庸等待長世作
人者無非啓之以興孝與弟之
良各觸其事親從兄之實風俗
人心以此稱美詩歌文賦以此
興思卽忠臣義士亦婉轉而達
其孝弟之念烈女貞婦皆篤摯

而堅其孝弟之心所謂爲仁之本百行之原意在斯乎然則齊薦之日而酒餅也當與茅容之殺鷄老萊子之戲綵同一情事魏童子之孝感風雷可比三年不雨六月飛霜豈以其人之微孝友之源蓋得之貽謀者深矣公之高誼難盡述總之從孝弟流溢故止述其孝弟而已矣公命予小子作後序不敢忘提携勿敢以固陋辭

順治戊子仲春新安縣儒學署

教諭都人顏敏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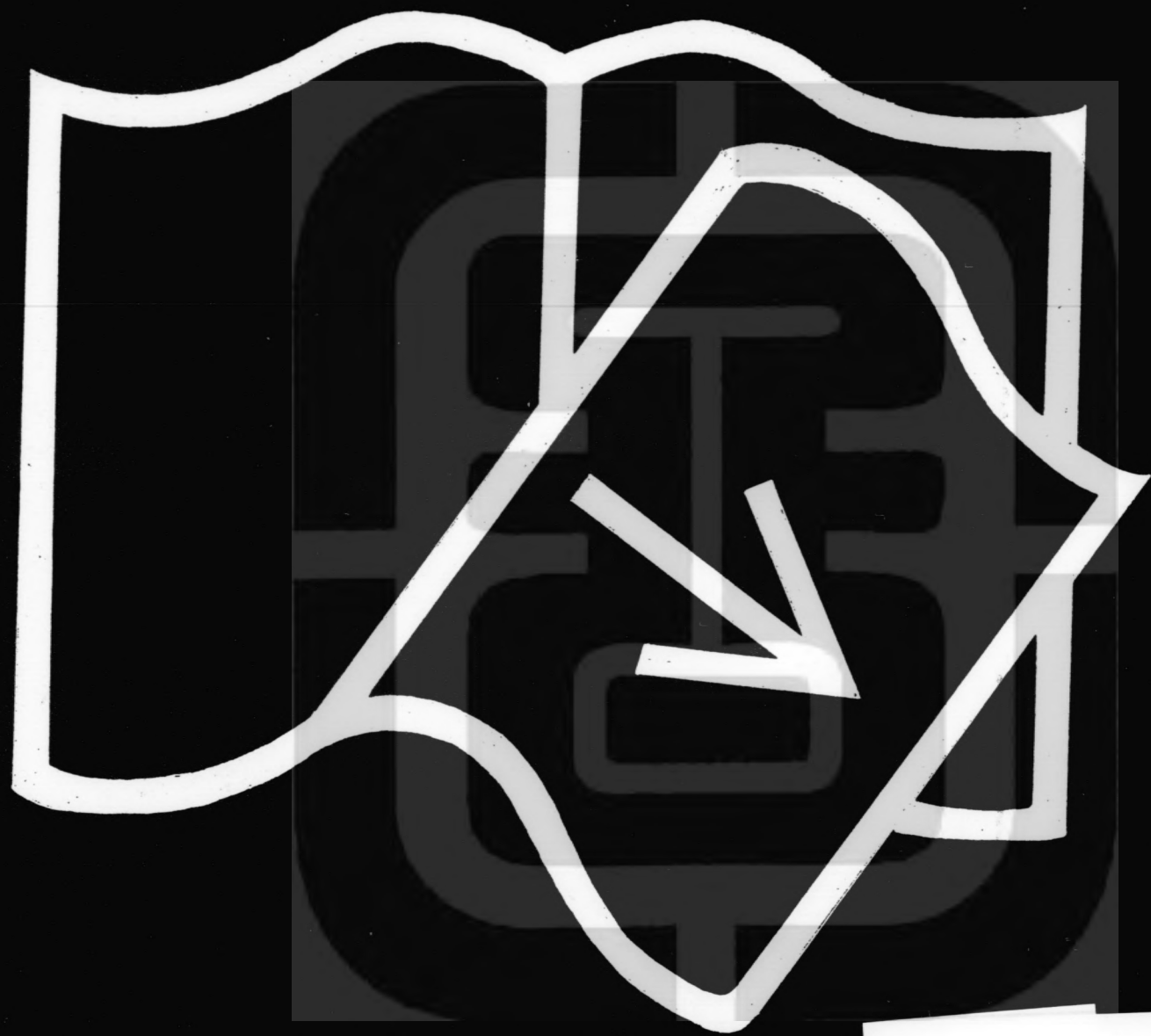


新安縣誌跋

夫邑之有志蓋倣列國之史而爲之前序言之
詳矣余復何贅第念渥邑蕞爾不當尾箕一黑
子自靜修先生風教以來其間名公鉅卿項背
相望忠孝廉節代不乏人每覽其嘉言懿行輒
有光於石閣蘭臺未可以偏邑水隅而少之則
志烏容以已也幸劉景澤先生有考石初張公
三難陳公沿而成志後遂泯泯已當戊子之春

會徵君孫先生僑遲高司寇公自宜雲歸里商
訂重修而一邑之輿圖名勝風俗人物煥若一
新攷古鏡今可傳可信洵煌煌鉅觀已曾幾何
時而歲在庚申

德翁夏老父母下車之次年政成人和慨念邑
志自戊子以來又駸駸乎一世有餘矣欲再加
翻刻則舊本臚列考覈盡善盡美孫徵君先生
之手蹟不可沒也不則三十餘年之困革損益



原件短缺

PI后缺

